

年

卷

期

1

5

第

第

奔騰



第五期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非常時期非常知識叢書

各地學生會

各地完政機關

一版民衆

購置宜

世界書局發行

戰時衛生一冊	戰時生活一冊	戰時金融一冊	戰時治安一冊	戰時後方工作一冊	防毒實施一冊	防空常識一冊	戰時常識一冊
每冊僅收成本三分							



真光照相館



專攝上等美術照片，定價克己。
兼代客沖印放大各種軟片
時間迅速，出品精究

地址：江蘇路中市二一七號
電話：第二三〇一一號

奔 濤

第

一

卷

第

五

期



奔濤半月刊一卷五期目錄

論 民族與文藝……………朱全紀(三一—三三)
 文 揭起文藝界淨化的旗幟……………韶 慕(三九—四〇)

小 朱仙鎮……………竹 均(三一—三二)

前塵……………馬耘砂(三二—三三)

任平珊……………夢 石(三九—四〇)

說 夏次巴德……………陳 濤(元—二元)

詩 人生的讚美……………淵 如(三九—四〇)

歌 流浪詩人……………洪 溜(三九—四〇)

劇 出奔……………文至屏(三—四)

散 求醫……………嚴振開(三一—三三)

文 隨筆 兩種書呆子……………鮮于闌茸(三五—三六)

編輯後記……………編 者()



人生的讚美

H. W. Longfellow 作
淵如 譯

不要用悲傷的詩句告訴我，

人生祇是一場空夢！

因為酣睡着的靈魂直同死去，

且萬物并不是真如他們外表一樣。

享樂與憂傷，

并不是我們注定的目的或途徑，

祇有幹，那纔能每個明天，

發見我們比今天長進。

人生是實在的！人生是真誠的！

坟墓并不是牠的歸宿；

「出生塵世，終歸塵土，」

這并不是指靈魂而說。

學啊無涯，時光又如此飛逝，

雖然我們的心堅決勇敢，

但仍如消音的鼓〔註〕

在奏着入坟墓的送殯進行曲。

在這無垠的世界戰場裡，

在這人生的逆旅中，

人并不像蠢笨的被鞭策的牛，

却是競爭中的豪傑。

無論怎地快樂，不要妄想將來！

不要留戀過去！

幹——把握住實際的現在幹吧！

但求內不作於心，仰不愧於天！

俊傑的人生昭示人們：

我們也能造成我們人生的偉大；

并於身後留點足跡，

在時代的沙漠上，——

足跡，那若是其他，

航行於人生的莊嚴大海上的

一個絕望又遭着船難的人

看見了，將重新奮發起來。

讓我們趕緊起來幹吧！

管他命運怎樣；

還是要不斷地努力，追求，

習着去苦幹，期待。

「註」係一種軍隊中送葬的鼓。以布包之，以使聲音消

滅淒涼。



民族與文藝

朱全紀

一九三七年的春風，吹暖了東方的山河，也吹暖了全中國的文藝界。烘出了民族文藝的呼聲。

民族文藝的聲浪，由空閒的移動，已成爲歷史的資料了！

的確：在目前這種頹廢，消閒乃至於偏激的文藝境遇裡，人們的心已被消極，灰暗全部的裹住了，并塗上一層辨識不清的彩漆，雖然他們正在苦悶，摸索，掙扎，但那裡透得出一點點自然的原始的氣味！新文藝運動實有應時產生的必要。

因此；我敢說：一種新的文藝運動，尤其是民族文藝運動，在此時此地產生出來，是合理的并且是一種極迫切的要求。

「民族文藝是什麼」？首先就會有人這樣的提出。

在這裡我們得首先檢閱的，就是文藝對於人生和民族的相關性與重要性。

文藝是什麼？一般說是「文藝是現實生活的反映」，那麼，它對於人生的相關性與重要性就非常明顯了。就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講，它是站在人生真意的最高級，是人生哲學最上層的建築物，正因為這樣，人生才顯現出意義與價值。同時，文藝是極端講究個性的東西。嚴格的說，它又分爲三種，（1）作品的個性，（2）作者的個性，（3）閱者的個性。就

作品的個性來講，水滸，西遊記，三國志，紅樓夢等雖然同是小說，而我們可以看出其中各個顯著的個性。西廂，桃花扇，長生殿，琵琶記等戲曲也是一樣，各有各顯著的個性。就作者和閱者的個性講，也非常講究。由文藝是富有個性的表裏看來，可以知道，甲文藝有甲文藝的文藝性。就民族講，甲民族有甲民族的民族性。同理，甲民族有甲民族的文藝，甲文藝也自有甲文藝的民族性。日本畫家常常說：「西洋人常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強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強烈刺目的色彩，那裏還成爲日本畫！又那裏還能表現出日本民族的強烈性！」的確！文藝與民族正是這樣。文藝依靠民族力的灌溉與生長，民族需要文藝力的維護與推進。兩者是互爲關係并且是互爲密切的關係的。

由文藝與民族的關係中，我們可以窺知民族文藝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很明顯的，民族文藝就是維護并推進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文藝。反過來說，就是：凡是維護并推進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文藝，統統叫着民族文藝。

民族文藝既是維護并推進民族之生存與發展的文藝，那麼，一切非以民族爲本位的文藝，或是非民族之自己的文藝，應該如何應付和處理呢？所以在如何建設民族文藝的口號喊出後，便應該積極的一致的先從事下面的各種淨化工作：

- 消滅危害民族的普羅文藝！
- 掃除傷感主義的頹廢文藝！
- 糾正個人主義的浪漫文藝！
- 廓清腐敗觀念的封建文藝！
- 濼濁諂媚阿媚的奴隸文藝！
- 反對有階級的幽默文藝！

這種淨化工作，是一種實際的工作，絕不是一種空頭的口號，更不是用來改改空氣，湊湊熱鬧，壯壯社會的體面就算了的。同時這種淨化工作更需要積極的建設工作來扶助。至於怎樣來從事這項積極的建設工作，我想留待下期仍假本刊的篇幅同諸位商討。



朱仙鎮

竹均

新月從山後畏却地露出半個臉來，瀉着如銀般的白光，這廣大而遼闊的原野，像受到愛人撫摸似的，靜靜的躺着捨不得動一動。

雖然是晚秋的天氣，可是風吹過來，着實有些兒涼意

仙。風裏夾着一股血腥味，直撲進鼻子裡。

一陣大的騷動剛剛過去，現在這地方顯得更是荒涼。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一些屍首和死馬，血把草都染紅了。到處還零碎的散着些器械和旗幟。

遠遠傳來幾陣柝聲，在微風中戰抖，這一排十三座大營的帳幕裡，還閃亮着燈光。在中間最高幕頂的旗杆上，懸着一面「岳」字的大旗——那使金人胆的「岳」字旗！在陣陣的微風裏驕傲地颯蕩着。

馬槽裏的馬，迎風長嘶着，像是在唱勝利的凱歌。帳幕裏，高燒着紅燭，擠着大大小小的將官。一個個穿着塗滿了血跡的戰袍，像表示他們的戰績。門口守衛的兵士，來回的踱着，佩劍碰到鎧甲上發出鏗鏗的聲音。

「元帥，」牛皇姑起來，抖抖他的鎧甲說。「今天這一仗，叫兀朮那東西，受到教訓了。我們暢飲一下子吧，元帥，我好久都沒有吃酒啦！」

「是的，元帥，我們痛飲一下子吧！」王貴也站起來說。

「諸位！」坐在上面正中的椅上的岳飛，臉上並沒有勝利的驕傲，這樣莊嚴說：「今天憑諸位的勇氣和士兵的奮鬥，得到這樣大的勝利，但是，現在的勝利，並沒有能算結果，我們應該更養精蓄銳地，預備將來更大的犧牲，還再求得更大的勝利！」

帳裏的將官：一聲不响地聽着，只有岳飛的嘹亮的聲音和沉痛的口吻在空氣裏颯蕩着。

「現在，」他繼續說。「我們的主上還做着人家的俘虜，我們想到我們主上受異族人的虐待和侮辱，我們的民族受別人的欺凌，還有……」他差不多變成了哭聲，很悲憤地，「我們的失地，還沒有完全收復，我們怎麼有心思來開懷暢飲呢！」

將官們的臉上，得意喜悅的顏色，全部都消失得乾淨，露着莊嚴、悲愴而又憤激的表情。

「等到直搗黃龍時，直和諸位痛飲一番吧！」他突然又高聲地說，聲音响徹了帳幕，直飛到半空裡去。

「好，大家努力，大家痛飲黃龍酒！」一片的和聲。

岳飛臉上放着悒悒興奮的光輝，很豪興地拔出腰間的寶劍，獨自在慢慢地舞着，劍光寒颯颯有點逼人。一面唱着滿江紅：

「怒髮冲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俘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將士們都和聲唱起來，暫時忘却了元帥的威嚴。眼睛裏似乎閃爍着淚珠，唱到「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時候，一個個眼睛裏都亮着異樣的光輝。音調也更激昂起來，原野裏响徹了雄渾激昂的歌聲，幾十萬顆心在跳動着！

馬槽裏的馬，停止了嘶鳴；守衛的兵，用脚在打着拍子；月亮在他們的頭上靜悄悄地聽着。這雄渾而激昂的歌聲，颯散在原野裡，吹到金人耳邊，他們感到無上的威脅！

二、

「牛皇將軍，」王貴急急地跑進來說。「哦，諸位將軍都在這裏；剛才我打元帥帳裡出來，元帥正在那裏顧足發急呢！」

「哦，什麼事？」牛皇瞪大眼睛問。帳裏的人個個都露着驚訝的樣子。

「聽說皇帝有旨意叫退兵……」

「退兵？媽的！這鳥皇帝！好容易把兀朮趕到河北，現在却要退兵？哼！老牛在朱仙鎮的傷還沒有好呢！」牛皇沒等王貴說完，就插進來說了一大套，吐沫噴噴的。

「你別胡說罷！總是鳥呀鳥的，被元帥曉得了，你可不得了！」

「哼！怕什麼！讓我一下子打死那鳥欽差，就什麼都完了他媽的蛋了！」

牛皇鼓着兩片厚嘴唇，氣呼呼的坐在那裏。

「牛將軍是太性急了。」余化龍嘆着聲音說：「嗯，的確，好容易打到這裏，現在要退兵是不行的。」他想了想：「這樣子，我們大家都進帳去，請元帥無論如何不退兵，怎麼樣？」

「贊成，去，一齊去！」

「一齊去呵！」牛皇突然把兩手舉向半空，大聲喊着。元帥的營帳裏，非常沉靜，風刮得大旗在呼呼地响，

於是更顯得單調而寂寞。

這十幾座大營盤，現在都是非常沉悶而煩燥，煩燥得要想怒吼，來一個冲天的大震動！

戰馬不住地嘶鳴着，把蹄子用力在地上踏。

岳元帥把手支着下顎，一聲不發地坐在大椅上，臉上露着沉思的樣子，兩眼一動不動地盯在供着的聖旨上，心裏縷着服從與違抗的亂思。

朱

他是處在這兩難地位啊。的確，他很有把握地斷定了勝負，只要渡過河，金人還怕不望風披靡！漢人的熱血，都在預備灑在前線的沙場，民氣又是這樣的激昂，而且可以乘得勝之餘威，一鼓而進，直搗黃龍！還怕不成功麼？現在却來一個退兵！這無管於在人的頭上，突然潑下一盆冷水！他也很沒有把握地判定了退兵之後，那野心不死的侵略者，一定還要復起，一步步的進攻，那時恐怕就難以復治了！

仙

當他接到聖旨的時候，很悲痛地想在皇帝面前痛哭一場，說明中間的利害。但是他馬上又意識到是奸賊們使的勾當。他嚥着淚很悲慟地對欽差說「大人！十年之功，恐怕要廢之於一旦了！」於是欽差也睜着無可奈何的眼睛看着他，兩個人默默地望着。

「但是，我不退兵，別人將要疑我貪功呢！」這個念頭突然又襲上他的心頭。他母親的面孔，又似乎在他眼前

幌着，於是他又想起背上的「精忠報國」四個字。

「我還是退兵，一定退兵！」他是打定主意了。

於是這時的岳元帥，不復再沉思；拉長了身體，噓了一口氣，像卸了千斤的重担似的；接着又帶着不勝感慨的神氣，看了看掛在腰間的寶劍，追隨他一生的龍泉，也不知渴過了多少番人的鮮血！

精裏的白馬，又嘶鳴起來，這聲音同一塊鉛似的，壓在岳飛的心上，他茫然，他惋惜，他歎氣，終於眼淚不由得滴在那血染過的征袍上。

營門外响着雜碎的步伐聲，夾着叙叙的議論，佩劍和鎧甲相擊發出的聲音，奏成一片雜亂的緊張的調子。

「元帥！牛車進來第一個叫道。「我誓死也不退兵！」
「元帥」余化龍很恭敬而急促地說。「我怕不能退兵」，
元帥知道的，我們費盡了力量，犧牲了多少同胞，纔佔了朱仙鎮，才把兀朮趕過河北，現在一退，不是什麼都完了麼？」

「是的，」岳飛說。「我又何嘗不曉得，但是，但是……」他對聖旨盯了一眼，「唉，諸位將軍，那是聖旨啊！」
「什麼聖旨，讓我扯了他不得了！」牛車輕輕地說，却被王貴用手肘抵了他一下，碰巧元帥的目光又掃到他，於是他嚇得把頭掉過去，舌頭吐了一吐。

「元帥，你眼睜睜的看看用血和肉，和忠勇的戰士們

的頭顱換來的土地，再安然地給別人麼？」

「那有什麼辦法。」岳飛低低的說，目光變得一動也不動，好像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句話是否是他講的。但驀馬上他又堅定地說：「我要忠君，就得服從君旨！」

「元帥！」除掉余化龍和牛鼠，他們一齊叫呼着，聲音裡夾着眼淚和憤激，「你想不到蒙塵的二帝，和被殺戮的同胞嗎？還有那已失去的土地嗎？嗚……」有幾個烈性的，真的哭出來。

「唉，諸位將軍！」他眼裏也潤濕了眼淚。「我豈有不想，但是……」他講不下去了，他念到背上的四個字——精忠報國——像從放大鏡裡看出去似的，在他眼睛裡死也不肯走。四個字看起來愈大，他的耳朵裏就更响得利害。似乎有人在罵他貪功。不孝！

「元帥，你一定不能退兵！這十三座大營裡的十多萬人馬心怎麼會死呢！他們是不肯做別人的奴隸的。」

「你們暫且退下去，讓我思索。」

他們退去後，於是岳飛又沉入苦想之中，他心裡亂極了！像長江裡的水滔滔的在翻着，滾着。

大營裏忽然到處唱着滿江紅。激昂的歌聲，响亮的透入雲霄，使你聽了，心裡的血，都會沸騰起來。

當岳飛聽到「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時候，他覺得寶劍在他腰間跳動，耳朵裡恍惚聽到二帝的哀

呼！他眼睛睜得不能再大，幾乎把眼角都裂出血來。他不由得也跟着唱起「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來。

但是他終於把兵退到朱仙鎮，佔據在他心上的，只有忠孝二字！

接着退兵旨而來的，是如旋風般的招岳飛進京的金牌。

很明顯地，那完全是賣主求榮，偷生求和的奸賊們使的圈套！「罷了！權臣在內，大將豈能立功於外！是的！我要進京，去掃清君側！」他忿慨地說。

但是，另一個不祥的念頭侵襲着他的心，他開始有點惶惑起來；同時另一種聲音在他耳朵邊响着——「去吧，那是君旨呀！」

三、

山慢慢地從睡夢中醒過來，巨人般地站在那裏發呆。一支胳膊伸張開去，像是要拉着剛升的太陽。

草原上佈滿着金黃色的日光，天像青石板似的蓋在頭上，只有西邊的一角浮着一條長長的白絲，像是裂了一道口子差不多。

微風吹過來得得的馬蹄聲，於是站着候了許久的人們，心上感到些兒光亮。

早晨的風，瑟瑟的有些兒寒意，但是他們一絲兒也不覺得。



揭起文藝界淨化的旗幟

詔 葵

已經沒落腐化了的文丐，披了一件時髦的外衣，就這樣走到社會上來說自己還是時代的戰士，是祇有遭時代青年遺棄的；這就好像一個女人，明明是長着一張怪醜的臉，而要想藉胭脂水粉的塗抹，走到人面前去丟媚眼撒嬌勁，結果是祇會使人掩目作暈而走避的。

那些人是沒落腐化了的文丐呢？鴛鴦蝴蝶派的那般文人就是的。

「鴛鴦蝴蝶派的大本營是在上海。他們對於文學的態度，完全是抱着遊戲態度的，那時盛行着的『集錦小說』——即一人寫一段，集合十餘人寫成一篇的小說——便是最好的一個例子。他們對於人生也便是抱着這樣的遊戲態度的。他們對於國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瑣故，全是以冷嘲的態度出之。他們沒有一點的热情，沒有一點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當時社會的一時的下流嗜好，在喋喋的閑談着，在裝小丑，說笑話，在寫着大量的黑幕小說，以及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來維持他們的「花天酒地」的頹廢生活。幾不知「人間何世」的樣子，有人諺之曰「文丐」，實在不是委屈他們。」——見鄭振鐸編文學論爭集導言。

由上面這一段話裡，我們可以看出鴛鴦蝴蝶派的無聊！本來這些已經沒落腐化了的文丐，用不着再去提他，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他們是早為時代的思潮所掩沒，從前他們所倚為良好武器的禮拜六，遊戲雜誌一類的刊物，早已等於垃圾堆裡的破字紙，再不為人們所注意了。固然，在十年前一般青年中毒受害的，是不在少數。現在新文學已經走入新的階段，我們為什麼又提起他們呢？這是因為發現了一種危機，就是在目前新文學走到新的階段的時候，含有毒素的鴛鴦蝴蝶派在金圖死灰復燃，想歸入新文學的園地裡來作惡，這好比一片綠油油的正在生長中的禾稻，忽然發現了有螟蟲，這非得

趕快除去不可，不然，我們的勞力，將無所收穫，甚至要蒙受極大的損失。所以，只是從事文學的青年，認清了文學的社會的價值的，應該一致防止鴛鴦蝴蝶派的鬼蜮技倆，揭破鴛鴦蝴蝶派的狡誑陰謀，使新文學運動不要在中途受了障礙，這是非常緊要的工作。

至於鴛鴦蝴蝶派最近是怎樣的在全國死灰復燃呢？在這裡可以舉出一個事實，就是在首都，一個鴛鴦蝴蝶派所辦的××日報，近些時在副刊上忽然大捧起魯迅來了。他們這種技倆，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知道的，就是他們對於魯迅固無所謂好感，無非藉此以混淆世人對於他們的觀感，因為他們自知本身的缺點和他們那一套落伍的言論和小說，是再不會引起人們注意了。本來在十年前「小說月報」初改革的時間，他們却也感覺到自己的危機的到臨，曾發其酒洩色空了的精神，作最後的掙扎。他們在他們勢力所及的一個圈子裡，對小說月報下總攻擊令，冷嘲熱罵，延長到好幾個月未已。但過了一些時，他們便也自動收了場。禮拜六，遊戲雜誌一類的刊物，便也因讀者的逐漸減少而停刊了。（見文學論爭集導言）這一方面是時代的怒潮把他們這般落伍者所掩沒了，同時，另一方面當時從事新文學的人們的正義的指責，嚴整的陣容，使他們站不住，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次他們企圖死灰復燃的方法，是比十年前進步了，也是比十年前更毒辣了，他們不在思想上求進步，不在行為上求振作，而竟想借捧死了的魯迅，來遮飾他們落伍的思想，墮落的行為，這種披上時髦外衣自詡為時代戰士的技倆，實在是自絕于青年，自絕於文壇，而且，魯迅生前對鴛鴦蝴蝶派是深惡痛絕的，他認為他們是沒落的遺少，文化界的蠹虫。在魯迅的愛罵人的雜感文字中，有不少篇的對象，就是鴛鴦蝴蝶派。而現在鴛鴦蝴蝶派乃竟捧起魯迅來了，假使魯迅是活着的話，一定要給他們一頓訓斥，鴛鴦蝴蝶派這種作法，實在夠得上說是無恥！

文壇是沒有大門的，文學是沒有界限的，只要是思想進步能隨着時代前進，行為振作配作一個時代的戰士，而同時在作品上能合乎時代的需要，即使是一個無名小卒也會使文壇注意的，假使不在上面的三點來努力，而對文學的態度，還自以為名士派，不注意文學於社會的價值，只「重個人而不重社會，以消遣為目的，假文罵人，假文罵人，發自己的牢騷。」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鴛鴦蝴蝶派若沒有這種真正內省悟，而想借死屍復魂，是則可以休矣！



求 醫

嚴振開

居近花園，一開門便是青枝綠葉，許多不缺少看花興致的朋友，常常踱到我的住處來喝茶抽煙，說不讓門外的風光給作主人的一人獨佔。日子一久，大家的形骸漸漸放浪起來；不問主人是奮高興，一進門便開口要煙要茶；也不待主人的安排，自動地到書棹邊伏着，凳子上坐着，藤椅上靠着，床上躺着，這來作主人的幾乎連立錐之地也沒有了。想做一點事吧，無法把這羣惡客驅逐出境；寫文章更不用說；因此半年來我竟成爲極端疎懶的人。各處期刊

物的朋友，還不明白我的苦處，隨時隨地都向我伸手討文章，以爲我一下筆就會洋洋灑灑千萬言，而且還倚馬可待，不知道我在家裡想找一張椅子歇歇脚都不能夠，說來真有些近於撒謊！但我每逢有閑暇沈思的機會，就看見許許多多的手從四週伸攔來要我償清宿債，我想即使我能够破工夫寫一點什麼東西，還是不能叫那些手滿意地縮回。只有發一回瘋，擺脫人事的束縛，跑到荒山古剎裡去住這麼一年半載，在那期間不分晝夜地寫，翻江倒海地寫，那才可以把各地方的文債連本帶利一併還清。可是，我當真能這樣作嗎？

不能這樣作，就得忍受朋友們的責難：希望你不要重視了稿費，抹殺了感情！他們的意思，以爲我的稿子都暗暗地拿到「酬報從優」的刊物上換了洋錢，實際我在感情上竟做了唯一的犧牲者。那就是說，用「酬報從優」的招牌招致我，我還可以一脚把牠踢開；倘使以情感的軟索和我糾纏，那我就會弄得無所措手足。我想人生之所以不能超脫的病源，就是由於感情的細菌作怪！這感情的細菌，若果放到顯微鏡下仔細觀察，應當屬於葡萄球狀的一類，那一串串團團的柔軟的顆粒逼人而來，弄得你在中毒生病的俄頃，簡直是啼笑皆非。在過去的一年中，我頭上受到葡萄球菌的毒害，長出一個癰疽，叫我痛苦了一年；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心上受到葡萄球菌的毒害，結成一個無形的痞塊，就一直沒有過着舒適的日子。頭上的葡萄球菌，還能用「奧克錫丹」Oxydaneol一類的藥澈底清除；心上的呢，沒有什麼藥可以殺菌消炎，那就只好讓牠流膿發腫了。

現在，我已經收復了我失地的全部（書桌，方凳，藤椅，以及木板床。）因爲一個新的變異的來到，那群不速

之客一個個都已經風流雲散，不再攢聚到我的住處給我麻煩了。論理我應當能够充分地享有清理文債的閒暇，然而一經伏案，心頭便感到一陣空虛，往往由俯首發痴而至於投筆長歎。這空虛的構成，我自己可以尋出兩個重要的因素：一是初初與熱鬧生活分開，精神為週憶的利齒所碾嚼，不想寫；一是很久與筆墨疏遠，思想的泉源漸次枯竭，一時感到無話可說。人生終是這麼矛盾的：由於感情的催責，我想把積壓的文債一次肅清；也由於感情的牽掛，我又想讓那種操嘆生活還繼續若干時日。然而，魚與熊掌無半論如何是不可得而兼有的！倘若是把後者比作熊掌，那末即使我想捨魚而取牠，到現在已經成為絕不可能的事實。

「一生長作感情奴」，我幾乎要用這樣的詩句自嘲了。一個人如其沒有力量操縱感情，悲劇演出的機會就算十分成熟，我現在便是為熊掌所催迫而粉墨登場的；那些朋友，雖則在形式上不再到我的几案間龍蹄虎踞，實際他們是更進一步地踏踏到我的心上來了！

當事變初來的時節，我几乎成天都在外面奔跑。那正是廢歷的新年，天氣極冷，風刮到臉上像刀子，雪片落在身上像一朵朵的白花。我手持一把破傘，在感情的役使下拚命奔走，顧不得風雪，忘却了嚴寒。雪花一會兒便鋪滿我的週身了，持着傘的手也凍得徹骨地疼痛，記起去年此日在爐邊飲酒賦詩的豪舉，覺得眼前的自己彷彿是在做着

一場噩夢。噩夢誠然是可怕的，但我只要這顆命運之神親手投擲下來的炸彈，不至於大大開花，我還是覺得應當以手加額。然而，我的方法已經用到無可再用，那炸彈終於還是破裂開來了。在烟燭迷漫中，我去尋覓我的朋友，那裡會有他們的踪跡呢？他們已經叫那顆炸彈一齊毀滅了！我個人沒有遭受同樣的傷害，並不算什麼幸福，因為他們已經把孤寂的苦况留給我一人咀嚼，我怎能不對景傷情呢？在「紀恨」的題目下，我曾經寫下了兩首詩：——

如編春雨鬧庭階，

煙燭重重掃不開，

爐火未寒香尚燻，

無人含笑入門來！

別來何計殺相思？

攪鏡初驚鬢有絲！

錦梅匡床眠不得！

雨淋鈴夜斷腸時！

這算是我新年的試筆。回頭從抽屜裡檢出先一年的作品，閱讀一遍，不覺啞然失笑。那是一首七律，詩裡的氣概與眼前的迥然不同，讓我把牠獻給一些愛好舊詩的朋友

青鳥飛來綺夢傾，

鬚眉無恙歲華更！

三千濁世銜杯看；

九十韶光載雪迎。

襟曲已曾盟柏酒；

雲羅空欲誤鵬程；

他年天宇廻眸處，

記取今朝爆竹聲！

求

時間僅僅相隔一年，我不獨不能上臨「天宇」，而且簡直下墮地獄了。這隻鷗，誠如它自己所說，始終是沒有遭「雲羅」的困厄；膠着它的翅膀，損傷它的力量的，畢竟還是感情的細菌！

如今，園中的木筆已經憔悴得不留一花一萼了，天桃

也走到絢爛的尖端而嬌慵欲謝，只有紫荆還披着一身錦繡紅得透骨沁心，這不是最值得愛憐的景象嗎？可是，我那羣會賞花惜花的朋友，從此永遠不再來了！在極度的孤苦中我還得按捺着創痛的心，把一點從筆底產生出來的東西，塞到另外一羣朋友的手上，這來我就覺得自己過的不是日子。

心上的病毒此刻已經是膿血交流了。讓牠長此拖延下去嗎，那牠將永遠不會收口；診治呢，現代的醫學還不能進展到那末靈妙的田地。

我想：世界上原不缺少一種愛作「介紹名醫」勾當的人，誰能到我面前來給推薦一個情感專科的妙手？



前 塵

馬 耘 砂

不必指指細算，心裏早已知道再多幾天便是年關啦。
——怎樣衝過這座關？我正在苦思焦慮着的時候，客來了。

客？其實那位身材比較短小，年紀比較輕的崇泰，才湊算是客；而引導崇泰到我家裏來的明真，却是我的老同學。所以，還未曾坐下，他就對我說：

「砂！我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什麼事呢？」

「是關於啓鴻的。他已經被警察抓去了。」

「噢！爲什麼？」

他不答。他只露着悲憤的神情，坐到我的床沿去。房裏的空氣突然沉重起來。我楞住了；一邊記起啓鴻在校時的守規則，讀死書的樣子，一邊睜眼望着明真，等他報告。於是來了一個陸劇的場面。到底是崇泰鎮定些，他幽幽地提議：

「我們到外面去慢慢商量吧。」

「好！」明真馬上站起來。

我就跟着他們走。但不知不覺間，我却帶着他們向北

郊走去。一條平坦的小徑，兩旁都是六七寸長的綠油油的麥苗；迎面吹來的北風不但十分冷，而且使麥田變成湧着碧波的湖。西斜的太陽光，溫暖了我們，又助長着我們的遊興。一步一步順着小徑的曲折，我們竟登上那孤獨地蹲在麥田中間的小山。蹙眼環望周圍：麥浪外，是古城，樹林，屋舍，褐色山丘（那裏有我們的母校）和深藍的遠峯，以及白雲，藍空。好清靜，好美麗的一個所在！我們自然地坐下。手指無意地抓着那些半綠不黃的草兒。真是的，在自然母親的懷裏，只配欣賞，所以我們除了斷斷續續地談過一些觸景而發的閒話之外，多半是沉默，簡直忘記了我們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後來，還是明真先喚醒了我：

「砂！你不知道啓鴻爲什麼被警察抓去了麼？……」

我還未回答，他早已憤憤地繼續說：

「……原來是爲着欠了林達生八十兩銀子。林達生，那個肥豬，你是知道的，有錢有勢，什麼事都敢做，累次叫「爛崽」去找啓鴻，就是「脚皮錢」也已經被他們勒去了十來塊錢了。昨天，啓鴻到他的閩王府去，想跟他說句人情：等到出年才還他。誰知他不但答應，並且叫警察

抓人。你說，可惡不可惡？」

「僅僅爲了八十兩銀子，就要抓人，當然……」崇泰一邊說一邊點頭。

「可惡！」我感動地先說出來。我雖然不知道啓鴻的近況，但却明白地看出了明真的義憤。——不過……

「啓鴻爲什麼竟向老林借錢？」我想把這樁事情問清楚。

前

「那八十兩銀子原是賤尾哩！」明真熱烈地解釋：「啓鴻畢業後，連鄉校也沒有他的位置，空開了兩學期，就籌了一筆款，在海南城經營了一間布舖。舖貨多半是向林達生的織布廠販去的。是兩三年的老主顧了，縱然拖欠一百，幾十兩銀子可不是很平常的事？何況啓鴻並不是故意拖欠呢？只因今年的年成太不好了：颶風一連發了兩次，早稻既吃了大虧；八月底，鹹潮湧起來，冬稻又淹死了不少。一般農民要還租，要繳田賦捐，連那三片番薯扛一粒米的飯，尙且成爲不能解決的問題，哪裏有閒錢來買布做新衣服？海南墟的生意，一向只做在第七區的農民身上。農民既然沒有購買力，做生意的就只好開一天門吃一天血本了。所以啓鴻對於達記織布廠的賒賬，五月節結存八十兩銀子，到了中秋不能還，到了冬節又不能還，要到出年才可以還清。真的，出了年就可以還清的啦，誰知那個肥豬却這樣橫橫！不要說啓鴻是我們的朋友，就是路人受了

這樣的壓迫，我們也不能夠坐視不救。我今早才得到他的消息，剛才跟崇泰到警局去看他；他已經在拘留所坐了一晚了。砂！你有沒有救他的法子？」

「救他的法子麼？……」我的沉默變爲遲疑：——事情是明明白白的，老林這樣橫橫，不過是要錢，但是……

「八十兩銀子，我們一時哪裏拿得出來？」

「我知道。」明真點頭，又熱烈地說下去：「我只想招你去向林達生說一句人情。你們都是縣城人，他是認識你的，或者會相信你。啓鴻這筆賬，你就担保起來吧。出年，縱然啓鴻還不起，可是有了這麼寬裕的時間，我們幾個朋友各自攤派一點兒，也够還他了，是不是？」

「呃！不過……」我雖然受了感動，但還是沒有把握，就說：「我和老林並不是深交，現在去找他，也許他不会相信。」

「噯！你竟這麼着！」明真不耐煩地抓起一把草兒，向麥田揮下去，但被北風一吹，散了，有的竟飛到他身上，他不管，又回轉頭來，眼光奕奕地盯着我：「我們去碰一碰吧了，信不信由他去吧。我想他一定會答應。是把人押起來好呢，還是有人來担保還錢好？他的算盤是算得出的。」

聽了這些話，不由我不一邊站起來，一邊對他和默然的崇泰說：「那麼，去吧。」

「去嚙！……」明真高呼着跳起來，笑容掛在他的有血氣的長臉上。

景 景 景

斜陽照着一座洋樓。樓前一道短牆，中間關着兩扇褐色的門。我們一到達門前，明真就舉起手：

「拍拍！」同時喊：「開門！」

門開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就是所謂「妹仔」）

站在門邊。又是明真先開聲：

「林先生——達生先生在家麼？」

「在。」她說着，別轉頭去，提高了聲音：「爺呀！月客來了。」

「鬆喂！」騎樓上出現了一個胖子，就是林達生，他微笑着在招呼我們：「請上來，請上來。」

我們高興地進堂屋，登樓梯，來到他樓上的客廳裏。

期 他滿客氣地倒茶，送香煙，又這樣問：

「三位這樣齊，到哪裏去玩了？」

「唔唔！——我們是特地來……」

我的已經是筆直的話還未說完，明真却早已接着說：

「來跟先生打個商量。聽說鄭啟鴻被警察抓去，是因爲欠了先生八十兩銀子。我看啟鴻並不是有意拖欠的。出

了年，他一定可以還你。你如果不相信，砂兄願意來做担保。」

周字形臉的林達生，揚一揚眉，就張開大嘴「哈哈」地笑起來。笑了七八聲才睜着眼盯住我說：「鄭啟鴻麼？他是一個新騙子啊！他欠我的錢，本來不多，但是限了一個月又限一個月，我被他騙了好幾次了。你，哈哈！你不要也被他騙了啊！」

「不至於吧？他實在是受了年成的影響。我担保他出年還你。……」

「呵！由砂兄担保，總靠得住了；你還不相信？」崇泰插上一句激他的話。

我接着認真地說：「你就限一個時期吧；到期向我是問。」

但是，他頰上的肉擠小了了他的眼睛，裝出一臉癡笑，向我搖搖頭，這才說出一半兒客氣一半兒冷冰冰的話：「喔！兄弟！我看透了鄭啟鴻是不會還我這筆帳的。你何苦來受他拖累呢？……我現在已經得罪了一個朋友了；將來，他累了你，又使我要多得罪一個朋友，我實在……」

「笑話！難道鄭啟鴻值不到八十兩銀子！」明真有點憤憤然了：「怕他拖累？我們替朋友辦事，就是受累也不要緊。何況現在不過是由砂兄出面來担保，還有好幾位朋友在做着後盾呢！縱然到期他不能還錢，我們幾個人合起來也還得起你這八十兩銀子！」

姓林的靜靜地聽着，臉上過剩的肉動呀動的，像在抱

歡，像在暗笑，終於「哈哈」地笑着說：

「兄弟……！我已經說過，我已經得罪了一個朋友了。如果你們幾位朋友都加進來，那時候，我，哈哈！我何苦去得罪諸位呢？」

——哼！我心裡也有點火燒起來了。

——我們向他講話，真等於吹簫給牛聽。……我默默地想。

前

明真瞞了我一眼，看見我還不做聲，就刻苦地說：

「林先生！我們幾個朋友一定不會使你失收了這筆錢的；難道你竟沒有人情可講？而且，歐鴻在年內實在沒有辦法，你就是把他押起來，又有什麼用處？林先生！請你說個期限吧；出年，我們一定能够還你。你如果恐怕得罪我們，那也不要緊，我們並不怨你的。」

「哈哈！兄弟！與其將來得罪你們，不如現在先給我對不起一下子。」

——吓！……

我正好站起來，明真早已跳近樓梯了。我就跟着他。

「啊！」他把樓梯踢得滿響。

「坐呀，坐呀！在這裏吃晚飯。」肥豬在背後叫。

我不睬。明真更不消說。就是崇泰也只哼了兩三聲，

便趕上我了。我們來到那血跡似的褐色的門背後，明真用力拔開門門，用力扯開門扇；在「砰砰」的響聲中，我們嚴

肅地衝出來。心：是一顆熱血在沸騰的心。思想：由痛恨老林轉到怎樣救歐鴻。嘴巴呢：緊緊皺着。

深冬的夕陽，快要下山了。

「明真！我們還是回家去，明天再來設法吧。」崇泰幽幽地說。

明真恨恨地看一看天色，就轉向他回家的路。我雖真心留他們吃了飯再走，也留不住。

善

※

※

冬夜雖然漫漫，也終於成爲過去；太陽又東升了。約莫八點鐘還差一刻，明真他們又到我家裏來。他倆之外，多了一位，是舊友瑞雲。他們已經在家裡用了早飯，並且衝着北風，跑了十里多路的啦。

「砂！你想到了辦法沒有？」

「沒有。——你們呢？」

明真搖搖頭；但幾乎同時，他却眼光奕奕地說：「只好這樣辦了，——是瑞雲的意思，我們合起來向人借。」

「呢！只要借得到，這確是辦法。」我自然地望着瑞雲，心裏有如苦渴時候得到一碗茶的痛快。

「我們先到警局去看看歐鴻吧。」高個子瑞雲說着站起身來。

「去去去！又是明真先開步走。」

我最後。而默認的崇泰走在第三。

到了頭社劉祖祠——那裡就是第一區的警局，雖然是借用的地方，衙門的架子却擺得十足。大門外，一左一右站着兩個武裝的警察。要是穿破衣服打赤脚的老百姓來找他們，他們的威風一定會更加凜凜些；對於所謂「先生幫」的我們，他們還是似睬不睬的。

「弟兄！我們要到拘留所去看一個姓鄭的朋友。」崇泰一邊說一邊舉手指着大門裏的左邊。

站在右邊的那個三角臉，陰險地瞟了崇泰一眼，冷冷地說：「姓鄭的？海南墟的嗎？……先生，請你們到縣署半去找他。」

「怎麼樣？」明真大聲喝問。

「剛才已解過縣署去了，怎麼樣！」

「咳喲！」連我也這樣喊了一聲。

我們都被一種非常時的心理支配着。但是，想到一切期都是那個肥豬的鬼計，這些警察倒有點可恕了，我們就匆匆地離開了警局。在路上，我們都覺得努力去向人借錢，是刻不容緩的事。我們希望能够在今天救出歐鴻。所以瑞雲和崇泰先到百和堂（他們同鄉在縣城開的藥舖）去設法子；只由明真和我衝到縣署來。

在縣署的號房裡會見了傳達——一個五十多歲的鴉片烟鬼，我們說明了來意。他却呆呆地望着我們，像在等候什麼，好一忽兒才像病人一般慢吞吞地說：

「我不知道。——你們，到看守所去問一問。」

看守所門口，一個穿黑布制服的遊擊隊兵看守着在。我們又跟他談了一些不必要然而不能不說的話。他這才開門，給我們進去。本來必須經過一個天井，才可以達到那間聚集着十來個人的有點昏暗的小屋子的，可是，我們剛剛進去，歐鴻却好像早已看見了我們，一跳就跳出天井裡來了。

「兄弟！……」他只哼了一聲，眼鏡就顯得比他的含羞的瘦臉還紅些，而且潮濕了。他連忙低下頭去。

「喂！你不必難過。」明真衝前去握住他的手。「你再忍受幾個鐘頭吧。我們無論如何都要使你早一點恢復自由。」

侮辱可以使人咬牙切齒，不肯流淚示弱；而同情的話語却會使人感激心酸。歐鴻本已低着頭，眯着眼睛，一聽見這些話分明忍不住了，連他們握着的手上也滴有眼淚。看呀看的，我沉在默念中了。……

「我們馬上就去向人借錢，你放心！」

明真這樣安撫地別了歐鴻，他的眼臉也有點紅了。用憤恨和痛苦的心，支配着急忙忙的脚步，我們已經沈默地跑到了東門。

「砂！我到百和堂去看看，你回家裏去等候我們。」明真輕聲地說。

我竟真個獨自踱回家裏，一邊看着那看不進去的書，

一邊在等候他們。但是，這一天，他們却都沒有再來。

——啓鴻大約又在縣署的看守所裏痛苦地過了一晚。

一直到第二天差不多吃午飯的時候，明真才獨自來了。一見面，我搶着問他：

「錢借到了麼？」

「借是借到了，不過下午才有錢。」他眯着眼——眯着那做帶青圈的眼，苦笑地說着，順手在衣袋裏掏出一張字來給我。

那是一張借約：「立借約人鄭啓鴻今因急需托中間到呂譚安君身上借出毫銀一百二十面正言明不計利息以陸個月為期到期不得拖欠……」担保人有六名：明真，瑞雲，崇泰和我之外，還有如珍和光夏。

「呂譚安是誰？」我一邊看一邊問。

「是我隔壁鄉的。他，實在很難得。——我們昨天去「撞」錢，撞了三四個地方，一則因為年關近，錢根短，二則因為我們只有一團熱心，並沒有其他可做抵押品，所以處處都碰了壁；肯借的並沒有錢；有錢的却不肯借。真急死人！但急死又有什麼用處？我們只好硬着心腸跑回家去。誰知在小鄉里倒還有這樣的人！他在我隔壁鄉勤勤儉儉飼豬養鴨過日子，我平時只知道他足以自給而已，今早在另一個朋友處，我們談到啓鴻被那個肥豬怎樣壓迫以及

想跟人借利錢的話，他恰巧在座，就笑笑地說：

「喔！適遇我賣了豬，我把這筆豬錢，借給你們去還那個肥豬好了。」

「我初時也以爲他是在開玩笑；但一接談竟是真話。而且不要利息；你看，多慷慨！……現在瑞雲在等候他的錢，下午就可以解決。——你快查章吧！」

他滔滔地說着，出現在他臉上的已不是苦笑，而是天真的笑了。我也越聽越快活，除笑了一笑之外，並沒有打岔他的話。一直聽到最後一句，我才記起我應做的事。我在借約上蓋了圖章。他接了它，就匆匆地一邊摺着一邊跑出去，說是要到光夏的親戚家裏去找光夏，商量救啓鴻的手續。

※ ※ ※

啓鴻出看守所的手續是怎麼樣的，我並不清楚。我本來是一個書獃子，又碰着年關，自己也正在掙扎，而明真在年關內並沒有再來，我自然地把他的事擱在一邊了。

過了年——不！過了關，我們又碰到了一個難題。終日呆在家裏等候教育局來聘請我們去做教職員，或者什麼校長來徵求我們的同意。可是，經濟破產已是普遍的現象，教育經費又向來不爲人所注重，學校無法增加，而師資却一年多過一年。因此，就職的難題便發生了。好容易，等到接了一紙聘書，才算又過了一座關。

學校開了課，我忙起來。明真失了業，到縣城來比較稀了。雖然我們時常通訊，但對於啟鴻的事——除了知道他那一天下午恢復了自由之外，我却好像忘記了一樣。

在「忘記」的狀態中過日子，日子是過得滿快的。一

忽兒也似的，已是端陽節。學校放了例假，同事德就招我到麗江鄉去訪問明真。這時候的明真，在他的家裏一邊種植瓜菜和香蕉一邊補習功課。他正在準備着升學。因為我們有一個姓莊的朋友在東南大學讀書，時常寫信或者寄明信片來勸誘他努力設法去升學。他哪裏有升學的錢呢？但他的心却已經被老莊感動了。他「努力設法」，終於寫了一封信去給他的舅父。他舅父在南洋教書；居然回信表示贊成。他就答覆老莊：決定暑假期間北上去找他。我們這一次的訪問，不知不覺間含有一種送別的情調。所以到了他的負山面江的家鄉，在山麓的一間斗室裏，我們一邊吃着糉子一邊放情地談着的話語，多半是以升學為主題。不過，後來我忽然說出這句話：

「啟鴻近來怎麼樣？」

明真收斂了他的天真的笑容，愀然說：「精糕！他近來的生活越發不如意了。布舖，因為市面更加冷淡，連大減價還沒有生意，已經在清明前推了盤。……」

「那麼，呂譚安那筆款呢？」我又無意識地問。

「我曾經寫了兩封信去問他，可是沒有回信。後來，

聽了七區的一個朋友談到他的困難，我又寫信去問他能不能如期找到錢；要是不能的話，就請早一點告訴我，不要弄到喉渴才來掘井。可是，他……我想，多幾天，親自去看看他。」

本來是南風和暢地吹拂着的天氣，突然使人感到悶熱。沉默來訪這間斗室了。

聽對於啟鴻的故事，據說正月間已聽瑞雲談過，他就惋惜地說：「啟鴻平素並不荒唐，他不回信，大約是有說不出的苦衷。」

「呃！——這樣看起來，對於老呂那筆款，我們應該先注意。」我幽幽地提出我的感想。

「是的，他這筆人情錢，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拖欠的，就是攤派也要派出來還他。」明真的有血氣的長臉上顯着興奮的神情；一忽兒却又悲憤地說：「只是可惜我們六個擔保人，竟有四個是失業者。……」

「啊！算了，到時要攤派，就派我一份吧。」德在努力打破沉悶。

於是乎我們的談鋒轉過了方向。……一直到斜陽把我們的影子長長地射在左邊的，黃海也似的稻田裏的時候，我和德才被南風送回縣城來。

上課的鈴聲又搖去了兩個星期。這一天午後，明真忽忽地跑進學校裏來找我。恰巧我在房裏改學生的課文。一

見面，他就說：

「前個星期，我到海甯城去了的。歐鴻老早已經到新縣去了。他父親說：『日食尚且難以應付，除了再把屋子典出去，實在沒有錢。』——『精不糟糕？現在距還錢的日期只有一個多月。……再向人借麼？我到過三區，又到過六區，結果都撲了空。——由我們擺派麼？也有問題。』
「真糟糕！我太會花錢，現在支剩的薪水已經不多，擺派時恐怕只能出得十塊錢。」我由衷地說。

「正因為我們都是『手長袖子短』的，我才著急哪。」
明真感動地說着，順手在書堆上拿起了一本小說。翻了一翻，看不上兩頁，就放下去。說是要回家，連快要下課的德也來不及晤談，又忽忽地跑出去了。

六天之後，我接到了這一封信：——

「砂兄：

「我現在要報告你一件可喜的消息。我的舅父匯了一百塊大洋來給我了！他信裏說，這筆款給我做旅費，先去投考，將來的學費再直接匯到南京

去。

「我得了這筆款，本來可以解決我幾年來所希望而最近更日夜企圖着的升學問題；可是想到歐鴻的沒有辦法，尤其是想到譚安兒的盛情，我深切地覺得個人升學的事小，而還債的事却十分重大。

「我曾經跑了不少的路，費了不少的力，磨焦舌敝地向人借錢，情願每月納三分以上的利息，竟連一個『路易』（當十的銅幣）也借不到。現在，我可以吐一口惡氣了。我不用擔心譚安兒的債還不起了。真的，他這筆人情錢，如果能够還清，我就心滿意足；縱然不能夠升學，又有什麼關係！

「明早，我就要跟瑞雲一同到油埠郵局去兌取這筆匯款。當你接到這封信時，也許我們已歡笑着在路上去了。

「再談。祝

健！」

「真弟，六月二十四深夜」



出 奔

文至屏

——獨幕劇

時間：

某年楓葉緋紅的深秋，某一個下午。

地點：

沙寧工程局第三科辦公室。

（這是一個中等樣的房間，有兩個門：左面的，可通禮堂及局長辦公室；右面的，却是通會客室和大門外邊。後中有一個很大的百葉窗。油紅的；鋪着深綠色抬布的寫字台，有兩張便是對擺在窗下；一張在右門旁邊。靠房後花架上，則有一盆頗鮮艷的菊花。——但一切都掩飾不住，這秋已是深了！

左門附近有一個普通的七斗公文櫃，一層一層地，雪白的卡片標明了內在的東西。房內的四把靠椅，便是分攤在寫字台和公文櫃旁。

寫字台上，整齊地有着一些文具案件。但特別顯目的，是更在壁上：壁上掛着的一兩張當地的水利工程測量圖之類。

人物：

——

以登場先後為序。

宋茜宗（女助理員，年二十歲。）

黃壯明（科員，年廿二歲。）

楊練邦（科員，年廿四歲。）

周順（局長秘書，年三十歲。）

康運全（工程局長，年四十歲。）

衛兵（甲乙二名，各年廿歲。）

王本漢（聽差，年廿五歲。）

泛芝（楊練邦妻，年廿一歲。）

幕啟：

〔宋茜宗正倚桌辦公〕

「一瞬，舞台燈全明，他站起來了。把一件公文放進抽斗裡；又把另一件公文拿出來。——但是她沒有心思辦這些，於是漫步走向了左門邊；可是一會又走回來了。——她是在打聽也似在担慮一件事。

她是一個女子師範的畢業生，今年剛二十歲。她本是

久，對於他，也知道得較詳細。他明瞭他們戀愛的可能程度，所以他這樣說。）

茜宗：（奇怪地）可惜一點什麼？……

壯明：「嘔……嚇嚇！」（他笑。）

茜宗：（以爲是玩笑）黃先生你快別開玩笑了，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辦公迅速，正是我們精誠合作的表现呀！

「楊練邦由左門上。」

壯明：「不，可惜一點……咳，練邦來了。」

「練邦年約二十四五，社會經驗是特別豐富。這因爲雖然他年紀不大，但他的事却做得很多了。他以前是在某大學專攻「土木工程」的，學識向以優秀見稱。然而這不是他的特長；他的特長是還在有一顆熱的正直的心！所以他會不惜任何犧牲地來揭發這卑污的局長，但他與壯明恰恰相反的是，他是先激進後深思。這不是他弱；或者出乎反乎。實在因爲他在社會上經歷得比較久了。」

他有一個也很親切很美麗的妻子，但們現在的爱情是很好的。但正因此也就難爲他了；他絕不會優，對於茜宗，他還不明瞭她的意思麼？然而理智告訴他，法律在牽制着感情；但們是祇能到某種程度的。那末，怎樣才能兩全呢？——於是痛苦在

他的心頭。

他身着西裝。進來，怒氣稍息。原來他剛才把含着很久的氣，全使出來了。」

練邦：你們在說什麼？

茜宗：會散了？我們正談着關於局長講話的事，特別是看見你沒有。今天局長講了些什麼呢？哦，你好像是
非常難過似的！

練邦：一句話說不完，宋小姐。不過，嘻嘻嘻嘻……（由冷笑轉怒）這樣伙他還以爲他是人！

壯明：哦，你歇歇吧。爲什麼到屋子裡來了，還是這樣激烈呢？真是宋小姐，妳沒有看到，他剛才在會場裡，幾乎沒和局長就當面衝突起來。……

茜宗：（驚異地）是嗎？那究竟是爲什麼呢？

壯明：因爲局長說，他雖然是剛到差不久，但正因此，對於局務，他是要澈底整頓的。

茜宗：（冷冷地）這大概又是壽星唱曲子，老調！

壯明：他表面上說，一切的人員都不更動；但是意思之間，是有些想換人的樣子。不過官場中有幾多不是這樣呢？一方面，是十八羅漢團團轉轉；一方面，也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練邦：（同情地，又似阻止地）壯明。……

壯明：（胆壯氣直）但是我們是考試進來的，我們有成績可

查。只要我們按部就班，我們怕什麼呢？我們憑做事吃飯呀！這兒不幹那兒一樣是可以再來。妳說是不是？宋小姐。

茜宗：對了，那末我們請他想開一點吧。

練邦：你們不知道，我是因為非常痛惡他！不過現在既然事情是這樣，我也顧不了許多了，讓我來詳細地告訴你們吧。

壯明：好極了，請你告訴我們。

茜宗：請你詳細地說。

練邦：（慎重地）這事情是應該從前年說起，那時候我在：馬淮——工——局——當技正；我們的局長，這位康——大——人，也——在——那——邊——當局長。

壯明：（大驚）什麼？我們的局長在馬——淮當過局長的嗎？

練邦：（從容地，預期地）對了，這件事你們該知道！不過他的官名改了：在馬淮，他叫做康音典；現在，他改做了康運全。

壯明：（恨恨地）哦——（慢）想不到！原來是他！我明白了。

（轉）可是他上個月到差的呀，為什麼你一直沒講？

練邦：那我是等待，我想天下無論怎麼壞的人，他也是可以改過自新的。我是跟他留面子，以為這事祇要能夠隱瞞過去，就讓它隱瞞過去。可是現在我不行了，

在這一禮拜之內；特別是今天，我很清楚地看出了他。他比以前是更壞，更卑污的！

壯明：請你趕快把當時的詳細情形說一說吧。

練邦：你現在明白了吧。但是我要先問問你們，我們這工程局成立着是幹什麼的？

茜宗：我想主要的不外乎防範水災，保護堤防。

壯明：當然，主要的就是防範水災，保護堤防。

練邦：你們這樣說嗎？好，那我現在再開始說了。就是在前年的夏天，不到七月半，我們那邊馬江的水，就已經平了江坡。

茜宗：呀，那不是非常危險嗎？

練邦：是的，這時候上遊的水，激流得非常利害，尤其是沿河一帶的堤防，簡直危險得不得了。你們知道淮城在大前年是就遭受了一次水災的，自經那一次水災以後，一切的工商業，都是一落千丈；人民的生命房屋財產，也都受很大的損失。淮城是華南一帶有數的商埠，眼看着無論如何，是不能再受一次水災了，於是我們的工程局全部動員不說；所有淮城的工人壯丁，以及很多的老百姓，也差不多都在堤邊；哦，我們趕添着麻袋，緊打着樁，在風裡雨裡過生活……

壯明：那末以後呢？

練邦：以後，呢，誰知我們都在很辛辛苦苦幹的時候，

我們的這位康大人，他却忽然傳說害了重病了。

茜宗：一到危急，局長就病了，那大概是「因公感冒」

咯！

練邦：因公感冒，鬼才看見他「因公」了？自從水一大起來

，他總共就沒有到堤上去過兩次，以後就傳說害了

重病，並且還進了醫院了。其實，當時他究竟是進

了醫院呢？還是陪姨太太去了？這可只有天知道！

「局長秘書周順由左門上。」

「他是一個爲虎作倀然而又是愛兩面討好的人

。他很聰明，更會見機。所以他知道這裡什麼

時候他該走；以後又怎樣替局長下台。他是很

服從也很忠於他的主人——局長——的；他會跟他

籌劃一切。然而他又太愛討好，所以凡他調解

的事，往往反是一場不可收拾。——

（他是本劇中一個很喜劇的角色）

周：（手拿烟斗，裝着絕不知道他們談什麼事）啊啊，你

們忙呀！楊科員，剛才局長在會場，不過是一種形

式上的，你千萬別放在心上。我的爲人你一向是知

道的咯！我一定向局長多多解釋，你還是照常服務

吧。

練邦：（正在氣頭上）周秘書，謝謝你的好美意思，向局長

解釋，不過我還不大需要。

周：（想不到竟碰了一壁）呢，這這……但是他不能不

想圓臉的辦法，於是轉過來）黃科員，我請你辦的

那件公事辦完了吧？（伸着手，陪笑地）嚇嚇！謝謝

你給拿來。

壯明：（冷冷地）對不起，我還沒有起頭呢！

周：（更想不到他會這樣）呢呢，這這還爲什麼呢？犯不

上哪！

茜宗：（示意地）周秘書，我們剛在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

並且這是不便公開的。

周：（他知道不能再呆下去）哦，對不起，（靈機一動）這

是我來的機會不大好！對不起，你們談吧，你們談

吧。（走到左門邊還回過身來）對不起，對不起！

「由左門偷偷下。」

茜宗（目送周出，細心地跟着推門外望，周去得遠了，

沒有人，於是關好門轉來）這周秘書在從前看着還

好；這些時，不知怎麼，越看越覺得討厭！

練邦：現在他變了！……什麼周秘書，簡直是周走狗，甘

心做局長的爪牙，跟着他狼狽爲奸！

壯明：（不耐煩地立起，並將公文置放原處）特別是他叫辦

的事，我非不辦了。……（接起前面的話）這種人真

可恨，記得那時候馬江剛一漲水，我正在五十七師

服務，雖是在部隊剿匪的當中，我差不多每天也看報；可是也就是越担心看報；越看報越担心！不過淮城的新聞界真非常公正，對這件事的始末，都批判得很詳細。像他們這種人，平時養尊處優的，什麼住洋房子坐汽車，都有勁；一到有起事來，不是偷巧，就得裝病，……而且練邦，以後他就那麼逃之夭夭了，是嗎？

練邦：對了，以後再就是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他的人了。

茜宗：那末以後馬江的水呢？

練邦：那我們大家就更拚命的防呀！儘管他跑得遠，我們更下了決心。常言說得好：「人定勝天，有志者事竟成。」所以不出半月，江水也退了，我們的堤也更築好了，人民也安居樂業了。不過這也應當感謝當地的衛戍司令孟夫凡先生，他策動了全部的衛戍部隊，幫助着我們趕築，並且親自日夜地在堤上督工。

壯明：（明瞭地）他日夜都在堤上！

練邦：他抱着的是「堤在與存，堤亡與亡」的決心，結果竟被他戰勝了；不，我們大家戰勝了，於是平穩地過了那一個八月。

茜宗：（突然憶起）哦，我想起來了，孟夫凡先生是不是原來就叫做孟雄的，難得淮城有這樣一個勇敢的司

令！

壯明：可不是！搶堤也就跟同敵人作戰時的守城一樣，要有共存亡的決心，才可以有救。不過這位孟司令以後就被免職了！（不平地）我們的局長，倒又做了局長。

練邦：呃，事情就是這樣奇怪，在職業的圈子內；不，也許是天下事，每每就有這樣出人意外，這樣不公平！眼前就擺着兩件事，一個犯了法，却逍遙法外；一個有了功，却被免了職。這位孟先生，以後是因為舉辦一件「防空展覽」的事，反引起了國際交涉，當局在種種的顧慮下，於是毅然的把他免職了。自然，政府現在還是用了他，讓他幹着別的事情，可是他的真頭面，就連露也不能一露啊！

茜宗：那為什麼呢？

練邦：因為那方面有不准錄用他的條件。

茜宗：這樣說來，那孟司令的改名字服務，跟我們局長的改名字又來當局長；剛剛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真不知相差到那兒去了！可是都是令我們痛心的，只是痛心的意義不同罷了！不過舉辦防空展覽，這正是我們頂需要的，怎麼反引起了「國際交涉」？難道有人連我們的這種自衛舉動也要干涉嗎？再說，對於這種事情，我們的政府是只有獎勵的，怎麼還把

孟司令給免職呢？

壯明：這大概是不得已的！說到「防空」，（這是他的內行，他一面說一面做着手勢）的確是最重要的了。因為在現代的戰事，不比以前是「平面的」；現在是一種立體的戰爭。也就是一到打起仗來，頂利害的東西，就要算飛機了。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直接到天空上來，向着一切轟炸，特別是一國的都市和砲台，是應該有着很好的「防空設備」，防空展覽當然就是做防空的預習和訓練民衆的啊。（感傷地）不過我們是次殖民地的國家，還有什麼可說呢？敵人看着也就當然眼紅咯！要想干涉的方法咯！因為我們的防備越好，他們將來也就越難滅亡我們啊！

練邦：（他早已從櫃內拿起了一本書）對極了，你們看得很清楚，不過事情是這樣的……

茜宗：是怎樣的？

練邦：這是當時的一本衛戍專刊，你們看這張圖。

壯明：哦，這是淮城衛戍司令部的「靶場圖」。

茜宗：就是叫練習放槍的地方，是嗎？

練邦：對了，事情的發生是因爲當時孟司令在這靶場裏，安置了一些靶子，上面寫着「國仇不共戴天」，「打倒帝國主義」，和「我們的敵人」等等字樣，平時官兵打靶，便是向着它們，（做着射擊的姿勢）拍

拍，表示着我們對他們應該這樣幹。

茜宗：那這意義深刻的很！

練邦：就是這樣在防空展覽的那天，被我們的敵人那方面的人發現了！這還不是他們找事情的好機會麼？

壯明：於是「追擊」來了，「條件」也來了！

練邦：可不是，我們的當局受着威脅，一時有什麼法子呢？於是祇有自己的人不是了！當然這件事孟司令也得負大部份的責任，他做得太明顯，太容易起釐了一不過……

茜宗：不過……？

練邦：不過，哼，現在話說回來，眼前最令我們難受的是，還是我們的卑污局長，他的神通廣大；不但沒掉腦袋，反而又在這兒當了局長！

壯明：這事是不能說了。我想，當這位康大人在那邊當局長的時候。一定也照今天一樣，常說說我們要「盡忠職務」咯；「保守堤防」咯；他自己一定又是怎樣地絕對「不用私人」咯，怎樣「整頓局務」咯！……

練邦：對，你說的真對。他今天所有的話，在那邊平時全有，不過他的話是有時間性的：一到後來，什麼私人也來了，堤也不防了，忠也不盡了。（大笑地）哈哈天下好滑稽的事！（憤怒地）哼，天下好可惡的事！

萬宗：（似阻止地）楊先生；忍耐一點吧，不要太感情了！
……（終是她心細）呃呃，你們聽聽，我覺得門外好像有人！

壯明：（驚異地）啊？
練邦：（起立）什麼？

「緊接着，左邊，門拍的一聲被打開了。——正是局長康運全，秘書周順，和衛兵二名在門口。」

「康是一個胖胖的，典型的封建人物。身穿着服，年約四十歲，有一撮很好的八字鬚。他很有威風；然而也就太可憐；不，是太可惡了。自己是工程局長，見水漲不但不治，反一走了事。當然他最怕人家揭破他的醜惡；然而醜惡又太遮不住，於是他想用專制的武力來壓倒一切，拿「撤差」作最後的手段，誰知結果都恰恰相反；誰也不在乎他這些。正因此，他就不時受到更有力的反響。於是，他不能不伏在正義下面了。」

他對萬宗，懷着有一顆極不好的野心，只可惜今天不能十分表露。因為今天是他最生氣的時候：他在門外站得很久，聽到了全盛的話。於是進來時，直像一隻猛獸見着了將捕捉他的獵人。

康：（一聲冷笑）哈哈！有人，在門口！周秘書，我再也聽不下去了，我再也聽不下去了。（對楊等）原來是

你們在這兒，白天不辦公，在暗地裏的咕長官，很好！楊科員，你是我的舊部，我那一點兒待虧了你？從前有人告訴我，我還不相信；剛才在會場裏，我才看出你那神氣。現在又有人報告我，我在門外一聽，果然你又是爲首的一個。黃科員，宋助理，你們在這局裡，也是剛來不久，居然竟是毫無忌憚地，背地侮辱長官，你們簡直是不懂得法律了。你，呃，你們說吧，你們預備怎麼辦？

練邦：（望了望，嘆，想不到是局長來了！在門外站了多久呀？您爲什麼早不進來呢？（絕不退縮地）嚇嚇，怎麼辦，沒有怎麼辦，我們說的是從心底發出的話，既是您已經都聽見了，那很簡單，（冷冷地）隨您怎麼辦吧。……

康：（不相信地）隨我怎麼辦？

練邦：（由軟轉硬）呃。不過我們沒犯法，我們更懂得法律，正因為我是你的「舊部」，所以我知道你的惡行最清楚，我的血要我這樣講，不管怎樣你也隱瞞不了的。你用不着說他們，只是我在揭發一個大家的罪人，我還沒有正式地把你掀倒呢！

康：什麼！混帳，豈有此理，真是反了，來人，來人哪！……

衛兵：（在正點頭）是是。……

〔聽差王本漢由右門上。〕

王：〔照衛兵動作〕是是。……

康：跟我立刻把他看守起來，快，周秘書，你趕快打電話給警察局說這兒有人造反！

周：〔似去非去〕是是。……

康：叫警察局？造反？哈哈！〔加強〕笑話！

苗宗：局長，你不能這樣，楊先生一向做事認真，沒有犯什麼錯，你不能這樣辦。

康：〔看見是她，念頭轉了〕哦，妳，嘻嘻嘻！妳說什麼？妳放心好了，我絕不會怪妳的，沒有妳的事。過幾天，我還預備提拔提拔妳呢。周秘書，呃呢，你跟我在記上。

周：是是。〔拿出筆記和簿，真的記起。〕

康：〔維護她，厭惡他到極點〕哼！

康：〔轉過來〕哦，楊康，你要把我掀倒？你憑什麼把我掀倒？老實告訴你，去年在淮城，我的確是因公病了，在堤上受了一點兒感冒再轉傷寒，在醫院裏好了以後，〔杜撰地〕哦哦，又因為向上面請示，所以才離開了淮城。而且孟司令督堤，還是我三番四次用電報請的；要不然，你也不會有今天了，你怎麼還說我是臨漲水脫逃呢？這這還簡直是造謠味！

壯明：〔他恐了一晌了，現在不由地躁起來〕哎喲局長，

你就別騙人吧，鬼才相信你的話呢！誰都知道前年的淮城築堤事件，虧你好意思又到這兒來當局長，

別害了這兒的人吧，我也老實地告訴你，你是一個平時拿錢做官；一到漲水，就害病開溜的局長。你還說人家造謠，今年是你的運氣好，這兒沒有漲水也沒有破堤，不然，瞧你的把戲吧！

康：胡說，什麼，我是平時做官拿錢，漲水就害病開溜的局長？你，你敢……？一起辦，一起辦。……

苗宗：局長，你不能這樣，你應該根據事實來說話，不能這樣拿武力來征服人；世界上是有公理的，武力是永遠也征服不住人的！

康：嗚嗚，好漂亮的話！不過沒有妳的事，妳不要管。

……周秘書，你，你……。

周：〔這是他顯身手的時候了，看他平心靜氣，從容不迫地〕局長，局長，我以為這事就〔附耳低語〕那麼那麼辦吧，您不必生氣。〔靈機不動〕嗯，您不是還要去看萬廳長的嗎？這事兒就讓我來解決吧，時候不早了，您去吧。

康：這太氣人了，我非得重辦。〔見風轉舵〕不過也好，我沒工夫跟他們這樣。〔一面下一面說〕回頭再重辦，重辦。

〔下。〕

練邦：什麼，你，我老早準備好了。

周：（攔住楊）是是。（對衛兵聽差）走走，你們都走。

康：（在門外）周秘書，周秘書！

〔衛兵聽差下。〕

周：來了。楊先生，你們準備準備吧。

〔下。〕

曹宗：局長；（走向門邊）你不能這樣。……

出 練邦：（攔住她）由他去吧，我們說了我們最痛快的話，幹

了我們最痛快的事，怎麼也值得！

壯明：（首先發動）對了，我要走了，我在這兒再一刻也不能

能呆了。

練邦：啊？

壯明：想不到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這種該死的東西，他

也不慚愧，難道自己做了，人家說也不能說麼？我

同我的妻子羽方，本來一個是學「軍事」，一個是

學「醫學」的，我們都有我們最理想的工作，我們

早想要在我們最理想的工作上，獻上我們的生命，

只是以爲在這局內，就一天一天對付下去了。這真

是非常錯誤的事！我明白了，好，好朋友，我決定

預備馬上走。

曹宗：走，我也要走。

練邦：怎麼宋小姐，妳？

曹宗：是的，我們是同一個命運也是同一條戰線的，我也

再不願在這種主官的下面過生活了。先前是因爲不

知道，現在知道了再不走，那我真是太痛苦了！我

就是這樣努力幹我的工作，一定還有人無恥地把我

看成花瓶略，擺飾略！你們看，剛才局長對我的態

度，表面上是好意思；其實真可怕極了。我知道假

使我還在這兒呆下去，我的血也會叫我發生更不幸

的事件，我要走，我也有我最理想的工作。

練邦：欽佩的很，不過，你們不抱怨我嗎？出了這兒，我

們真都有生活的地方嗎？尤其是對於我們所痛惡的

人，就都採取逃避的辦法嗎？

壯明：這是我們大家的事，怎麼會抱怨你；至於生活，你

太顧慮了，世界這樣大，祇要我們肯幹，何處不是

我們生活的地方？

曹宗：你的話很對。至如我們走，我想這並不是逃避了不

對付他，實在是覺得還不值得，我們剛才說過，我

們僅僅開了一次「防空展覽會」，敵人就要找理由

的給我們來通牒；我們有很多大的目標，很多大的

事情，沒有解決。但是我們是要對付他的，等那些

事情解決以後，——這祇是時間的遲早問題。

練邦：（頹然地坐下）不能不顧慮，自從出學校以後，幾

年來，我跑了不少的地方，進了不少的機關，遇見

了很多的烏烟障氣，這是我從前在學校所未想到的！大概你們碰的釘子還少，我碰的真是够多了！我是很高興地進了一個機關，可是我又是很高興地出了一個機關。原來書本上的社會是和實際上的社會相差得這麼遠，這樣惡劣！好，我真決心暫時再也不混機關了，我也要幹我想幹的事。

壯明：（慰勉地）好了，練邦，你應該是領導我們的人，假使你一消極，我們該怎麼辦？要知道我們為什麼離開這兒，是因為這兒是腐惡的環境！離開了以後怎麼辦，我們各人都得去幹我們所想的，所要幹的，所應該幹的事！所以出了這兒，我們可說是都奔向了另一個新的途徑；另一個光明的途徑！

練邦：（奮起了）對了，由於今天的事件，我們各人都有一個新的確定。我是「工程」出身的，我不能丟掉我的本行，所以出了這兒，特別是關於治水方面，我得提出一些活標治本的辦法，把所見到的，想到的，都一一發揮出來；貢獻給社會。尤其對於他，這位康大人，我們不能放鬆；他的關係人民生活安全太重要了，我一定得建議政府裡把他去掉，我們賢明的政府一定會注意這種事，澈查這種事的！（沉痛地）不過以後，壯明，不是喊口號，也不能喊口號，爲了迫切的需要，以後我倒更希望你

一道去，實際地拿上槍，往最前線去！

壯明：我說呢，這才是呀！我們一定得幹掉他，跟我們的事一塊進行。（看着茜）好，你們再好好地談談吧，我要回去跟羽方商量商量，她約的是叫我今天早點回去的。想不到真就早回去了。好吧，我走了，恐怕她等我已等了很久了！

茜宗：（起立致送）那麼再見！

練邦：

壯明：（戴上帽）再見！辦法我們明天決定！

〔下。〕

茜宗：（半响，默然含情地）楊先生，想不到我們相處不久，馬上就要這樣分手了！

練邦：是的，我們要離開了。可是你真決心了嗎？妳到那兒去呢？

茜宗：我的心堅決得很。（示意地）……我們一道走好，不好？

練邦：這很好！祇是事實上恐怕有些不可能。不過宋小姐，妳究竟預備到那兒去呢？

茜宗：（故意地）既是不一道走，那我將來再告訴你吧。人生本來是流動的；不流動，也就太平凡了！

練邦：是的，這正是使我非常難過的事，剛才我也就是因爲這一層，才說出了很多似乎傷感的話。在我，失業與不失業，本不是一回什麼了不得的事，何況還

是這樣痛痛快快的走的！不過人生聚散無常。我們
 看開一點吧！

茜宗：（搭訕地）不；楊先生；不；練邦，——你允許我這
 樣地叫你嗎？

練邦：（微笑地）這樣叫頂好！

茜宗：你當然明白：今天的事件，不是偶然的；也就是不
 可避免好久要爆發的！我明白；從此我們就要離開
 得很遠了，是不是！所以我此刻想和你說一點我許
 久想說而又沒有說的話。

練邦：好，宋小姐。

茜宗：不，我希望你不要這樣客氣，客氣是最會諷遠人的
 ！在這局裡：一兩個月來，只有你，對我好。以
 後就請直接叫我……。

練邦：好的，妳要說什麼呢？茜宗。我覺得你這樣同我們
 一塊犧牲職務，真是怪可惜！

茜宗：（使氣地）你又來了，那你就真不明瞭我！

練邦：（勸慰地）不不，我當然明瞭妳。不過我這樣說說
 ……。妳再說妳要說的話吧。

茜宗：我說，我已經決定脫離機關，去做一些實在的事情
 。我再也不做當官的夢了！女子的參政，也不是在
 機關裡當了一名職員就算得了事的！我要回到那些
 無數的孩子羣中去，去當他們的保姆！

練邦：妳準備仍然去教書嗎？那真好極了！（誠摯地）妳
 本來是「師範」出身的呀！我謹為那些無數的孩子們
 祝福！

茜宗：一面我還要兼習「醫學」，「看護學」，我想這是
 將來一跟敵人開戰，它們是很用得着的！

練邦：對了，首先的一個基本認定，就是我們應該學什麼
 幹什麼，不要用非所學。其次更應趕最急切的，最
 需要的事幹；或者是早早就做準備的工夫！

茜宗：你贊成麼？到底你是勇敢的！

練邦：我覺得你比我還勇敢些！

茜宗：你很有學問！

練邦：這是妳客氣了！

茜宗：你的靈魂很強健！

練邦：……

茜宗：你更有熱誠！

練邦：……

茜宗：你是非常可愛的男子！

練邦：哦，茜宗，請妳不要再說下去，妳太過獎我了！我
 覺得我所有的好處妳都有，并且我還趕不上妳！妳
 才是值得我們敬愛的姑娘！（想支開去）哦，妳看
 這花，秋天快過去了，可是還有這樣好的菊花！

茜宗：（微噓地）不，我還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練邦：不知道是什麼事，祇要是我可能的。

茜宗：嗯，當然是你可能的！

練邦：那就請說吧。（着急地）不過我還要申明一句：就

是我是……我是……我是……

茜宗：（奇怪地）你是……你是什麼？

練邦：我是……，茜宗，因為我們相處時間很短，我不好

一下冒昧地告訴你，現在我不能不說了。你知道我

是……我是早已經結了婚的人了！……（痛苦地）

所以剛才才……才這樣地對你！

茜宗：（半响，驚異地）哦，真的？……為什麼……你一直像……，你老早一個字也不……！就是你已經

……也可以另外想一個解決的法……（這是一個不

小的刺激，一部的希望毀滅了。但她的個性是強的

；自尊心是重的，於是不能不反視地聞其說）哈哈

哈！想不到你竟是這樣的胆小，誰又不向你求婚。

老實告訴你吧，正因為我知道你已是結了婚，并且

你跟令夫人的愛情很好，……所以我希望你答應我

們永遠做一個朋友！

練邦：（羞慚滿面）做朋友，那絕對答應，我們永遠做朋友！（感激地）茜宗，我真恨我們認識得太遲了！

茜宗：（現在正色了）那這樣做朋友不好麼？

練邦：好的好的，我對你永遠保持着朋友的敬愛！

茜宗：（握着手）我們永遠互助！

〔聽差王本漢由右門悄悄上。〕

王：楊先生，我等了好久了，您的，您的太太來了！

練邦：（驚異地）哦，誰？

王：（陪笑地）您……您的太太！

練邦：她怎麼會到這兒來？她從來也沒來過呀！你為什麼

早不告訴我？現在她在那兒？

王：在會客室裡。因為您剛才在……（討好地）在跟宋小姐說話，所以沒敢驚動，嚇嚇！

練邦：糊塗；快去請……。

〔泛芝上。〕

〔泛芝上。〕

〔她是一個很摩登的少婦，有她的美麗和魔力

，所以使得楊見了她就會怕；甚至不見到時連茜宗

的愛也會完全拒絕。不過這也許是一個女人或男人

的通病。假如愛上了一個人，必想完全地佔有他；

即在情理的範圍內，也顯得異常小氣。——更何況

是根本易起誤會的事！但從另一方面說，這也許因

為實在是她太愛他了，——所以當一聽到他有變動

的消息，就很快地跑來。〕

泛芝：得了，不用請，我進來了。

王：嚇嚇，來了！不是嗎？

〔下。〕

練邦：哦，好極了，妳來了好一會？

泛芝：（冷冷地）沒有多久，（誇大地）只是在會客室裡坐了「半點鐘」。（奇怪地）哦，你現在在做什麼呀？

茜宗：（上前解釋）楊太太，對不起得很，我們剛在商量本科結束的事。

泛芝：（對楊）練邦，這位貴姓哪？好像不認識！

練邦：（熱誠地）姓宋，宋小姐，人頂好的！

泛芝：（醋意地）哦，原來你就跟宋小姐在商量事，怪不得一等就要等半點鐘！告訴你，我來是因為剛在路上碰見了黃壯明黃先生，說是你們跟局長怎麼，要離開這兒了。

練邦：妳已經知道了嗎？那好極了，一切我們回家再談吧。

泛芝：好，回家再談，那麼我們現在走咯！

（秘書周順匆匆由左門上。）

練邦：（回頭看見他，勸着她出去）好，只請妳再等一下，一會就走。

（泛芝望望情形，只好下去。）

練邦：（送畢轉來）茜宗，沒有法子，她一向是這樣的，妳千萬別見怪，本科的一切案件，就等明天科長去接吧。

茜宗：（很爽然）沒有什麼，不過今天我還可以辦一點。

周：（詫異地望了一响）怎麼楊科員，就要走了嗎？為什麼這樣快？

茜宗：哦，周先生你來得正好，事情怎麼樣了？

周：（討好地）現在沒有什麼了，宋小姐，可是剛才局長一下去，簡直是不得了，他說馬上要呈報上面，請予重辦。是我從中百般調解，他才打銷了這個念頭。現在的意思也不過只是請楊先生暫時回去休息休息。局長的脾氣實在是太不好，不過現在事已過去，就不必談了。（對楊）關於這邊你的事，局長已派我來接收，你放心吧。（從袋內拿出）這是你本月份的薪水，局長本來是不肯給全月，是我代你要求的，嘻嘻！

練邦：（接過來）好，還要謝謝你！（但立刻使勁地往桌上一扔，勃然地）這又是你們的好機會咯，你不要在那兒變魔術，像你們這一批，馬上事實就不會讓你們存在的！（大聲）我知道局長剛才為什麼會來，這一定是你去報告的，你這……。

茜宗：（急勸住）練邦，練邦！……

周：（想不到）呃，笑話笑話大笑話！我不是那樣的人，你不要誤會，這是你們倆的直接衝突，我去報告什麼？我不是那樣的小人，我們客氣點吧！（向外）

王本漢，王本漢……。

〔王本漢一面答應一面。〕

周：（命令地，冷冷地）你來伺候楊先生看收拾什麼！

王：是是。

茜宗：（停止王）你等一等。周先生，這第三科資料員已經先走了。

周：（意外地）他已經走了，他不幹了嗎？

茜宗：呃，並且我也要辭職了。

周：（更意外）真的嗎？那那那！那爲什麼？

茜宗：理由很簡單。（反面諷刺地）請你轉報局長，說我平時服務都不大努力，一到忙的時候，也許真就會跟局長一樣地生病了，進醫院了，——不如早些走的好。請你轉報他，我明天就預備走。

周：（着急地）這怎麼好！一科的人都走完了，這怎麼好？我去對局長報告去；不不，說去就去。（走了又轉回來）呃，宋小姐，局長是不會要「妳」走的呀！……（望望楊）我們拉拉手說聲「再見」不好麼？

練邦：請你去吧。

茜宗：沒有疑義，請你跟局長說去。

〔周祇有喪氣地由左門下。〕

茜宗：王本漢，你去告訴張媽，跟我也收拾收拾，我馬上來。

王：是是。

〔泛芝上。〕

泛芝：怎麼你還不走呢？練邦！還有什麼事情要商量嗎？

練邦：沒有了沒有了。（取帽）王本漢，你告訴了張媽跟宋小姐收拾以後，再把我的東西送到我家裏來。——我家你知道嗎？

王：是是，知道知道。

〔下。〕

練邦：茜宗，我也許不久要搬回馬淮去，不過暫時還是在本埠，希望我們多通信，多見面。

茜宗：（熱情地）好的，過幾天我就到府上來看看你們。你們府上是在……？

練邦：馬交街十八號。我們謝謝妳！

泛芝：（隨下隨說）走走走呀，我真等得不耐煩了！

練邦：走了走了。（他本來是想走了，但因回頭望了已望下去的妻子，不禁觸動兩重心思，於是趨前緊握着茜宗的手）哦，宗茜，肚明說的對，出了這兒，我們都得奔向另一個途徑了！我們應該緊記着我們爲什麼往這兒出去？以後又應該奔向那一個途徑！特別最使我難過的，當然是妳對於我的愛，這樣純真的愛，我是不可能接受的，妳能原諒我嗎？

茜宗：（感動地）你不要太感傷了！練邦，我能瞭解你的！我相信幸福一定在前面，出了這兒，我們儘管向着

新的「前面」努力吧！

泛芝：（出現在門口）走呀！

〔燈滅〕

——幕——落。

附誌：

（一）本劇原名職業園內，於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即國立劇校週年紀念的前夜，上演於劇校禮堂。計劃中的原是一個三幕劇，但因覺已不必要寫後二幕，故以之作獨幕劇。并改用今名發表。

（二）本劇事實，雖多出自作者實生活經歷，或皆有所憑藉（人名乃至地名，不得已均用假定）；但大半亦係由想像而編撰。同樣本劇與其說是一齣戀愛的喜劇；則不如說是一齣社會的悲劇。（雖然人物性格的

刻劃，是比較地偏於「愛」的方面。）實在本劇乃是一個非常時期正面的縮影，而有着若干「社會問題」的提供；如在此時期青年男女應趨的途向；如職業界的急待澄清；如水利如婚姻如戀愛……等。——讀者幸勿誤會。

（三）感謝使本劇初次演出的劇校學校當局！感謝導演；裝置；及担任其他項舞台工作，而使本劇演出的劉巍；陳永偉；李農；胡子；李世儀；石蓮馨；演員方面的：林飛宇；王光耀；陳健；王象坤；蔡松齡；王東柏；陳鶴南；張逸生；凌瑄如諸同學兄弟！那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本劇的初次上演！因了那次的上演，乃有今日的此稿出現！

——作者。



任平珊

夢石

這一天，任平珊陡然非常高興起來，獨自個兒在屋子裡踱着步，像熟睡一樣的沉思着。誰也想不到，他正爲了一件極平常的事快樂着，他的兒子現在已足足十六歲了。濟那小東西却長得完全像個大人，臉上黑黑的，嘴唇大大的，眼睛小小的，笑起來就扯成一條線。耳朵生得也不壞，比尋常人顯得要大些，而且向外撐開，只憑這一點，便是福相了。於是平珊第一次在兒子身上有着好想頭，他覺得孩子氣質很不錯，渾身又毫無野氣，一定是個上驥之才了。

很久以前，他就決定了用一個匠人培植花木的辛勤和勞苦，在兒子身上作一番功夫，他已是五十一歲的人，時間將更厲害的折磨他一天一天老下去，無論如何，再不會怎樣玩出了不起的新花樣來。於是，許多將來的責任，便不得不堆積在兒子身上，他希望他們家裡應該有一個英雄來撐立那份門戶，這個人最好就是他的兒子。

若說到他自己，從娘肚子裡出來，就沒打算作個有氣派的人。然而，他的勤儉的習慣，却是極難得的，從十八

歲起，憑着一雙光手，成立了一個簡單的家，接着，好運氣便常常爲他所有，他的財產一天多一天，他的僱用也跟着好起來，開一個鋪子，因爲手上活動。生意就出乎意料的走紅，不上幾年，任平珊便富了，在這個縣城裡，沒有人不相信任平珊不是一個一流的紳士。第一流的紳士，距離「發財」，「有錢」這些好字眼原是極近，前來告借求助的人，都不免在門前來往活動，想用一些好話，在他面前取得同情和幫助。可是，任平珊從來沒有正當地借給一個銅子兒，他以為一切都是命派的，他寧可化上整百的鈔票在菩薩身上，對於人，雖僅一個銅子的施捨，他也不忍心拿出來。世界上的人，弄錢或因弄錢不到手而憤恨報復，這點聰明總不缺少。大家便在暗地弄起這慳吝傢伙的鬼來。第一次是民國十六年，工會正興旺的時候，有幾個店友在工會告了他個資本家的罪名，使他財產不但受到損失，幾乎連性命也送了。又有一次，同一個寡婦爲了一塊地皮，在法院麻煩了幾個月，錢用上幾十上百，輸了官司不說，實在丟了面子，人誰不愛爭一口氣呢？從此提到平珊這個人，誰也笑着說：「烏男人，輸在寡婦手中的！」

平珊常常想到自己的性格，他真無法把它變得強硬起來，然而他又欠缺一種能力來抵禦那些人作下的陷阱，便只有常常苦惱，悲鬱了。每個日子當中，他若想到這個問題，就覺得有一件東西在壓迫，威脅他，他不能解決，痛苦地讓那些不是言語可以傳達出的感情折磨着。

不久，一個逃亡在外面很多年沒有消息的堂兄弟回來看他了。而且作了連長，斜皮帶掛在身上分外刺眼，把那個人視得特別「威風凜凜。」他陡然心裡一亮：「現在我有一個作連長的兄弟了。」便殷勤地巴結他。一個連長，在這縣城裡，本是像珍寶一樣難覓，被人重視而至於供奉，是不足奇怪的。所以任平珊這一下可真算「揚眉吐氣，」整天陪着那兄弟在街上逛，企圖引起人家耳目的注意。

「這地方的人都欺到我頭上來了，兄弟，這小地方我們姓任的不能站腳嗎？」有一次他這樣說。

那年輕人用手摸着斜皮帶，正經地點了一下頭，馬上答應了哥哥，說：

「只要我能夠，以後是可以常常幫忙的。」

之後，弟弟便安心的在哥哥平珊家裡住下去，享受着優渥的待遇，和每一天豐盛的早餐同晚餐。

一天，那年輕的弟弟接着一封信，裡面說他們營部要調防了，叫這人應該馬上回去。他當時把這意思告訴了平珊，並一再說只要需要他，他是能够在哥哥面前盡點微

勞的，最後借了二十塊的盤費走了。

一直很多天，那年輕人大約戎馬倥傯，把這個哥哥又忘掉，沒有信來。

任平珊這回並不愚蠢，他感慨得流淚了。接着有許多回憶喚醒他，他於是在這個時候，心裡另外展開了一個思想：

「除了我自己，世界上只有我的兒子最可靠。」

(二)

第一件事，任平珊以為應該替兒重新換個名字，爲了這事，他躊躇着，費了幾天功夫，且謹慎地一再考慮，他仍然想不出一個十全十美的好名字來。以前金山那兩個字自然太俗氣，但現在有的又嫌太軟弱太平凡。他的學問限制住了他，當他想出「少雄」這兩個字時，他實在已耗去最大的精力了。

第二件事，在花園裡，他又做了兩付石担，一付四十斤，一付二十斤，是預備兒子練習的。此外，並爲少雄佈置一間小房，房裡設置得簡陋而又樸素：一張床，一張書桌，便什麼都沒有了。這並不是任平珊在兒子頭上也故意慳吝，實在他想第一步應該使兒子懂得人世艱難，把他從刻苦中鍛鍊出來，努力爲人。桌上擺着很多書，有論語，有幼學瓊林，有下茅房，也有天開榜，任平珊的意思，是管它們對於兒子有無益處，他只知道反正書上有字，認

識字總不是一件壞事，所以旁的他便不管了。床對面的牆上，正正當當掛着一面關公神像，在四週，另外擺着許多黑臉白臉之類的英雄人物，且都威武、嚴肅、中看，這些佈置，平珊都用心的打算過，他企圖用這些來撩起兒子作英雄的動機，他希望少年人生活在這樣環境裡，能常常被一種力量感動他，警惕他。一直到房裡佈置得完全如意，他才快樂地把兒子叫到面前，用祈禱神靈的調子，懇切地對那孩子說：

「少雄，現在我爲你安置了這個小房，並且把你放在這些英雄，神人面前，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這就是讓神人們監督你，讓你以後過着與往日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你要自愛，你要忍受刻苦，要把我的希望當作你的，要把姓任的復興起來。十幾年以來，我們姓任的受盡了人家的欺凌同侮辱，兒啊，你不要忘記，你就是復仇的人。」

平珊雖然因說話把臉興奮得脹紅了，但兒子少雄還不能聽懂那些，他特別覺得父親現在比往日可憐或者可怕一點。他的注意力早被那些紅臉、黑臉的人物分散，他覺得這些東西新奇，有趣，同香煙畫片上的英雄們全無分別。可是，平珊看着兒子默然不做聲，正以爲他在回想自己剛才說的話呢，所以依然緊緊地追問着：

「我的話懂了嗎？」

「懂了。」

「你願意做個英雄麼？」

「願意。」

任平珊這一下才放了心，他舒適地嘆了一口氣，心頭便有無數的快感像螞蟻般的爬過。

以後的日子，少雄的氣派就和先前不同了。他不知自己爲什麼馬上變成了一個大人的樣子，這似乎是突然懂得的，比如不流鼻涕，不愛哭，不爲一個銅子倒在媽媽懷裡裝嬌，這些習慣，一下子都沒有了，甚至連上學也努力起來。

說起讀書，少雄從來被稱讚很有才氣。在家裡，最好表現才能的時候，是在姨媽或姑媽之類的人來家裡做客的夜晚，他唸歌本給她們聽，用一般讀歌本的方法和語調，他曾經唸過「陳木匠做官」，「還魂記」，「秦雪梅弔孝」等十幾種，每本書的情節，動人處恰曉得那些客人一陣大哭或者大笑，他於是被恭維成了不起的神童，一直到很久，讓大家同樣的傳出去。在學校中，並能把「孟子」倒着背到前面來，使得先生在人面前，伸起大姆指說上一句好學生。至於尺牘，如「父親大人膝下……敬請福安」，那些空架子，已是早已俏皮地被他用到紙上了。

最近，從父親那裡，他最先得到一套「七劍十三俠」，他漸漸有了看這類書的興趣，幾天的功夫，就把這一套負有盛名的書讀完了。因此，他開始覺得父親同書本上告

訴他的，只有一件事，他漸漸懂得：那就是要作個英雄。

每個夜晚，他回到那間小房裡，就在沉靜的空氣裡建立起一個美麗的幻想來。閉着眼睛，思想便走在一些不可捉摸的境界裡去。自己願意做個岳飛，馬上儼然是一個岳飛了，有好學問，有好武藝，用這一切去取得一個官，和一個好名譽。或者是個劍俠也可以，做劍俠就應該是那頂有名聲頂值得人佩服的，用一口劍殺了無數奸淫的傢伙，救了無數的好人，大家便恭維他如一個神仙，無數好聽的話，從無數被救的好人口裡說出來，全集於他一身，他於是成爲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英雄俠客了。

然後睜開眼把這小房裡到處一看，一切都和往日一樣，他知道自己現在還是平庸的十六歲的人。他跑到桌子面前，想讀點書，順手就拿起一本天開榜來。狄仁傑真是英雄，能够不屈伏在壞女人的引誘下，天彷彿知道這人命運不應抓在下流手裡，便一榜成名使他得到萬人的景仰。

少雄他真懂得，要做一個英雄第一便是不可親近女人。比如說關公，他就能保皇嫂走千里而不亂，這不是聖人是什麼？說起這些來，他自己慚愧得連耳根都紅了，從前一個月起，他常常忘不了隔壁那個圓臉的菊英，尤其是她背後一根梳得油光光的辮子，走起路來一甩一甩地，撩得人病懨懨的。他現在沒有方法說出那道理，口裡不禁罵着：「魔鬼，都是魔鬼！」

另外有一件事，少雄極不滿意父親。那就是他成天說着那些怪無意思的話，像瘋子一樣，自己糊塗或者高興起來，就扁着那張嘴，一張一張的說：

「少雄，我們姓任的……做個英雄……十幾年受人欺……你要記得報仇……」

在這種時候，少雄不能原諒父親，心裡恨着他，也怕着他。少雄想：「我十六歲了，這些話真聽不懂，要天天說嗎？」他完全是自信的，深惡父親那種胆小、無用，只知道追趕着希望過日子的性格。

在清晨和黃昏，父親伴着他在花園裡練功夫，眼睛裡射着頂和善的光，望着少雄一腿一拳地把氣力使出來，一直到年輕人的精疲力竭，他才一面說着「很好，很好，」的讚語，一面抬着脚步走到屋裡查看鐘裡的流水眼去了。

(三)

三個月以後，少雄在各方面的成績是：四十斤的担子能舉起四把，關於俠客，英雄的書，讀了七八套，黑夜裡在大門口偷偷地和菊英親了一次嘴，另外還結識了四個貧窮的小英雄，極喜歡俠義行爲，施捨了很多恩惠在那些窮朋友們身上。

那四個朋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衣服上補釘巴着補釘，臉上骯髒得怕人。但是都有很好的拳腳功夫，有很大的胆量，如果野性一發，天王老子也得讓他們三分。

最大的一個叫喜保，已有十八歲了。另外三個，大約都是十六歲的光景，眼角常常堆着眼屎的一個叫轉運，成天跳着腳的是大發，說話有些結結巴巴的，叫半根舌頭洪順。四個人當中，喜保以年齡和本事在大家中佔着優勢，便無形成了領袖，他最高興的，是他能支配少雄的錢，這小子雖是向來天不怕地不怕，但這回在少雄面前，爲了錢，却也尊敬他三分。

他們完全自己教育自己，成天幹着一些新鮮玩意兒。比如：在女人面前罵一聲：「烏虫！」或在小孩身上試拳頭充好漢，這全是生活裡平常的事。

但是，不平常的事便接着來了。

爲了一件極小的事，住在吳家巷的那一羣貧窮而又有許多流氓習氣的小流氓們，便同他們演起巷戰來。那羣小流氓，由於向來對喜保不滿意，便漸漸開始攻擊他們，有時用惡毒的謾罵，有時用可以引起打架的挑釁行爲，所以一觸即發，兩下當真對立起來。這一邊，在喜保的主意之下，拚命的預備人馬同武器，一口氣便找到十五六個全是有流鼻涕習慣小夥伴，大家都裝了一大口袋瓦片石子，大戰便開始了。

在一塊廣大的草坪上，雙方都無掩護的地方，大家擲着瓦片石子，至於打敗了以後逃走的地方，那是許多小巷落的裡面，同那些不整齊的房屋後面了。第一次的結果，

少雄同喜保他們完全得勝了。

接着，每天都有一次戰事發生的可能，吳家巷的那羣小傢伙們老是走着下風，接連敗下來，一直跑到巷子裡，引起各人家長的咒罵和禁止才算終止。

所以，吳家巷的那一羣，不久便屈伏而投降了，大家便尊喜保爲大元帥，少雄爲副元帥，而在一起做起好兄弟來。接着便遠征西門城外，及頂有聲名的府學街，然而聲勢一大，別人聞風就怕，兩處已有一部份人暗暗前來投降，投降以後，又扮成奸細去自己同伴那裡偷偷地搗鬼，這麼一來，望風歸順的人慢慢加多，毫不費力地便由喜保同少雄統領了這一羣。

最後，大家派了代表，到少雄家的花園裡來開「統一會」，在這個歡樂的集會中，舉出十條英雄來，作爲大家共同的首領，這十條英雄挨着順序數下來，是：涂喜保，任少雄，李大發，王轉運，李洪順，和吳家巷的李狗仔，詹一清，西門外的劉壞貨，府學街的鄭大文，袁寶慶。

關於打仗，便從此中止了。

這時候，少雄漸漸長得像個大人模樣，寬闊的胸背，粗壯的胳膊，一身的蠻勁兒，連說話的聲音也變得粗魯了。然而父親平穩，却一天天地瘦下去，身體開始有些佝僂，愛忘事，說起話來囉囉嗦嗦的，惹人厭煩。對於少雄，他已沒有往日那樣用心的來管束他了，至少他已除掉每日

那一篇叫兒子立身做人的大道理。自然那些話他已講膩了，兒子終是一個人，假如是一匹牛，也早該懂得。雖然如此，平珊有時不免依然囉嗦一番：

「姓任的受人欺呀，你應該立志報仇，把一點顏色那些東西看。少雄，我們兩老如今半百了，只你一個呀！」

兒子照例細着一張臉，「噫」的一聲，從鼻孔裡響出來，算是答應了那些話。

任 平珊對兒子重新提起這些話，不是沒來由的，大前天聽說城裡要修街道了，許多人在沿門募捐。本來城裡的街道？毀壞不堪？下雨就成了河，已是早年應該修理的了。但始終沒有人出來做首人。大家怕得罪人，就一直擱下來。這一次，在開一天那茶館裡，由於那個專揀包攬官司過日子的訟棍，名叫李鬍子的，恰恰閉着無事，便集合了大興米廠的張管事，李財主的二兒子，以及鬆閑散挨日子的阿大爺那些人，就把這件公德弄成了。並在當天下午。分頭出去派捐了。

捐冊第一面還沒有寫完，就輪到任平珊的頭上來，李鬍子同阿大爺兩個走在那漆着光亮黑漆的大門前，略微把衣服整理了一下，又在心裡把算盤一打，這人應該捐多少，便進去了。

捐冊第一面第六行，於是寫着：

任平珊先生 樂捐洋五十元

五十這數目，在平珊心裡打了一個結，這個結繫得他心痛，憑什麼他要拿出五十塊錢出來？不拿，他一定這

樣。但是，眼前兩張笑臉不住的撩着他，只見李鬍子的舌頭在唇邊一繞，便說了：

「任老板。公德，就請今天付罷。」

「是的呀，任老板，公德，修橋補路，積福在你家少雄頭上罷。」阿大爺接着說。

李鬍子，阿大爺，這一老一少，在地方上不是地頭蛇嗎？任平珊懂得不能完全拂却他們的意思，知道一個較小的數目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對於一文錢他吝惜得如性命一樣。

他懇求着：

「兩位大駕，真是不敢當。不過，這幾年舖裡生意實在冷淡，沒法，我認十塊罷！」

「笑話，笑話，任老板客氣。」

「讓我說一句不見怪的話，修了路好處還是你們有錢的人家的，我們現在做過惡人罷了。」

「阿大爺，我沒有錢呀，這幾年虧完了。」

「那末，任老板，假如今天不方便，就暫時擱着罷，等後來再說！」

李鬍子忿忿地說，同了那個年青人，便不再言語了，夾着捐冊悻悻地去了。

兩個人走在外面，故意提高了喉嚨罵着：

「老王八，你充財主！」

任平珊在屋裡氣得發抖，便獨自鼓着眼睛罵：

「何么這小雜種，一個乳毛未乾的東西，憑什麼出來

當首人？窮得發昏了，想撈幾個就到老子姓任的頭上來

了。」

沒有人應他一聲，躁了一會就散了。

之後，外面有許多關於平珊的話傳出來，有的說這個人死守着錢財不講公德，有的甚至惡毒地罵着他，凡種種關於平珊不利的話，都像唾沫一樣在人們口中吐着，打擊着這個可憐的傢伙的名譽。

平珊彷彿給一種最可怕的力量壓迫着，他痛苦地被自己的感情磨難着，一直到最後，還是親自把五十塊錢送去了，送到那個米廠管事的手裡，並努力解說自己不是太吝嗇這幾個錢，一則手上實在困難，二則何么那伙人太凶了，所以遲到現在才把錢送來。

就在這天晚上，他又跑到兒子少雄房裡，開始他另外一件嶄新的教訓：

「修路的捐，我們還是認了五十塊錢，這簡直是送給強盜去了。你知道，李鬍子何么是兩個流氓，我們怎麼能全他門，我們是體面人家啊！……」

話沒有說完，被一陣喧嘩截斷了。少雄沒有做聲，祇

望着牆上那些陳舊的堆滿了灰塵的英雄掛圖，他想起他們十條英雄。

父親脹紅着臉，不住的喘息，望着兒子那個好體格，儘自囁語着：

「這個仇恨啊！……還有……那寡婦……」

接着一陣更厲害的喧嘩又把話切斷了。

(四)

三月的天氣，白日儘暖 and 得叫人慵懶，不論誰全是這樣，但年輕有力的小伙子們，似乎還要多了一點，難說得很，像害病不像害病的，有時只覺得身體內有一股沖天的勁要把自己身體裂開似的。

少雄就是這樣的一個。

夜晚，四野吹着叫人在床上可以做個好夢的風，星在烏黑的天空中，不時向人眨眨眼，像一羣活潑的孩子，老是眯着眼同誰淘氣似的。

少雄這晚上把功夫練完，等到那些小好漢們散了，便一股蠻勁兒的、冲着黑暗向東門坡走去。路上靜靜的，他聽得出自己的心在跳躍。這年輕人是第一次去偷偷赴一個情人的約會。

近來他和菊英十分要好，這是誰也不曉得的事。他愛着那女孩子，不僅僅在品貌上，他硬想要把她造成功一個女英雄。在少雄的心中，她至少應該學會玩一套刀，使兩

續拳，然而最令他感到可惜的，就是她那身體太文弱了，簡直連四兩鹽也提不起似的。

到了那空曠地方，吹了一聲口哨，沒有應聲，自然女孩子是要矜持一些的。少雄揀了一塊平地坐下去，心一直還在跳躍，他沒法，數着星星玩。

遠處有人影晃動，漸漸走近來，聽見有微弱的喘息，這個年輕人的心，又突突地跳猛了。仔細一看，果然是她！

「等了好半天嗎？」女孩子羞澀地問着。

「我也只來了一會，不過我心裡慌得很。」

兩個孩子，全生長在小城裡，在愛情中，沒有學會說那些騙人的夢話，只知愛着便愛着了。他們快活，誰也不說話。兩對眼睛熱情地盯着，像釘子釘住一樣，一直釘到各人心裡，然後把心裡的話，從眼睛裡說出來。兩個人的神經全發了麻，宛如置身在一個神的境界裡。

「菊英，答應我，你能够嫁給我嗎？」

「不！媽媽不能答應的，爲了一塊地皮，我們打過官司，這兩家早已成了仇人了。」

「是的，父親說過：『那寡婦：報仇啊！』少雄想：『這怎麼辦呢？』

他於是嘆惜着：

「那寡婦不應該是你母親呀，我父親也是好人，徧徧

他們仇了！」

少雄以後便爲這問題苦惱不堪了。他抹不開那個寡婦的影子，父親爲什麼要同她結仇呢？父親能不能夠在許多不可忘記的仇恨中寬恕她呢？少雄不知道，他要去尋找父親探探口氣。

所以，這回是兒子先找父親：

「父親，你忘記了我們仇人當中的那個寡婦沒有？」

「我永遠不會忘記她，她是第一個欺負我們的人。」

「這寡婦就是菊英的媽嗎？父親，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呀！」

平瑤吃驚地抬起頭，憤怒的眼光射在少雄身上，他在兒子面前，第一次感到失望同悲哀了。

「兒啊，忘記了你的仇人，那是天大的恥辱！」他說

：聲音柔和地，在一個囚犯在對法官請求什麼一樣。

「父親，我喜歡菊英，我們能够娶她過來做媳婦嗎？」

少雄也請求着。

「不能，你不能這樣！」他悲哀地掃了兒子一眼。我們同他舉親，人家要笑罵的。」

少雄突然怕起來，但似乎突然不怕了，可是他仍然沒有說一句話。一想到李鬍子，何么那些傢伙，他小由憤恨地吞了一口唾沫。

父親看着這可愛的兒子，自然不免傷心起來。便說：

「少雄，男兒有志，何患無妻，你應該先替我們報了仇，再說婚姻。」

少雄低下頭聽着，不敢看父親一眼。屋子裡就沉默下來。

(五)

街上的條石路剛剛修好的那一天。

中午，李鬍子拿着一根長旱烟管呼呼地吹着走進開一

天茶館裡，朝着靠左的一張桌子上大罵着：

「何么，小雜種！昨晚贏了多少！好意思上腰嗎！一杯杯酒也不請老人家們喝一喝！」

「老伯，好玩罷了，贏了一塊二毛錢也算得稀奇！」

何么笑着說，順便讓出一個位置，「這邊坐，老人家！」

「好，那末晚上陪我來一杯！」

說着，屁股就踏在那條凳上，拿起一把破嘴茶壺朝自

期己嘴巴上一門，一滴也滴不出來，就直着嗓子嚷：

「豆腐，拿開水來。怎麼？白天打盹嗎？昨晚犯了夜

吧！」

豆腐正在打盹一聽見有人叫喊就醒過來，看見是李鬍子，伸懶腰也來不及，便趕忙提着壺走來。

「媽的，豆腐這小子也變壞了」。何么罵着。

豆腐沒有辯一聲，慍忪着眼，有氣無力的把銅壺一舉，一道水銀似的開水便瀉出來，那破嘴壺溼滿了，才又提

了那銅壺，哼呀呀的唱着走開去。

李鬍子看着豆腐那付神氣，不禁想起自己年輕時的那些荒唐可笑的事，他把烟管門在嘴裡拚命地吸了幾口，接着就有一陣烟從鼻孔裏噴了出來，他的精神彷彿又快許多。何么儘自輕輕地唱着，用食指點在桌上打拍子，忘了神似的，把個頭搖得像打博浪鼓一樣。

過了一會，何么陡然像記起什麼似的，把頸子直伸上來，睜着一對圓眼，那一件事使他忿恨着。

「老伯，任平珊罵我們是凶惡的強盜，你老人家聽見了嗎？」

「不錯，米廠的姓張的告訴我的。不過，你先不要煩躁，年輕人的性子往往是壞的；等幾天得給點苦頭這小子吃。」

「還有呢？我聽說那劉寡婦的姑娘同他的兒子偷了，這可以說是有傷風俗嗎？拿這小雜種活埋在土裏！」

「你說的是菊英嗎，這姑娘極標緻的。這塊肉給少雄吃了嗎？小子的色胆真比天還要大了。」

兩人說着，陽光慢慢移到對面屋角的前面，也不覺得了。

夜晚，喜保同少雄們十條好漢，到開一天茶館的牆壁上，撕了那張用黃紙紙寫着的修路帳目單，有一個角還剩

在上面，八個用珠紅筆打了圈的字：

「如有私弊

神明鑒察」

依然發亮的貼在牆上面。

好漢們一齊被勝利的愉快圍着，耀武揚威地走在尚家塘那塊沒有路燈的十字路口便停住了。大家蹲在地下，各人預備一個頂方便的姿勢，準備給來人一頓飽打。

任少雄蹲在一個角落裏，生怕大家喪了胆，便小聲

說：

「兄弟們，這是我的父親的主意，只管打，不要緊的

。打着了活人，都有賞！」

大家屏住氣，一心等候着，雖然胆小的，不免有些心跳，但激烈的情緒馬上叫他們忘記那些。遠遠地有時傳來一兩聲犬吠，性急的早已把拳頭伸出來，那知後來依然是一點聲息沒有。有時雖然偶而響着一個人的脚步声，不料那人好像知道這個秘密似的，老遠就從左邊拐過去了，一切都彷彿故意和他們開玩笑，蹲着的人越急，前面越沒有人來的訊息。

遠處，這回猛烈的引起一陣狗吠聲，大家連癢也不敢抓一下，十對眼睛一齊朝前面望着，果然有一堆黑影搖擺過來，那人乾咳了兩聲，似乎拿着旱烟管在呼呼地吸着，煙管的鼻孔裏有一點光亮在黑暗裏閃動。

「大家注意，那王八來了！」任少雄輕輕地打着招呼。轉角處藏着喜保，趁來人長煙管的烟霧着他自己的時候，把拳頭先亮一亮，猛的一下打出去，口裡還罵着！

「老賊，看拳！」

李鬍子本來毫無防備，只覺得眼前突然一黑，「哎呀」一聲，便跌倒下去了。

好漢們便虎嘍一般湧出來，發狂地飛着小拳頭，一直打到那人連呼喊的力氣也失掉，這才呼嘯着隨了少雄散去。

(六)

第二天李鬍子就躺在床上不能起來，全身青腫得像魚鱗一樣，只是拚命地咳嗽，不住地喘息，已弄得上氣不接下氣了。

一大早，何么來探視他的病，這年輕人忍不住一陣傷心，包含着淚水，問道：

「怎麼一下子就傷到這樣呢！」

「任平珊那狠心狗肺的東西……他……他下這樣的毒手，……我……我老了！拚了這條……條命，得全……這小子……紅刀子出，白刀子進……進的拚一拚，……你先替我……遞一張紙……到衙門去了再說，……多丟點交情……」

話沒有說完，就喘息得不能接去，他把一隻手按在胸口，覺得心要跳出腔來，忍不住一陣心酸，哽咽着說：

「你去……」

便把頭費力的掉過去了。

「阿么在下午就把衙門的紙遞進去了，同時要任平珊在開一天茶館裡來喝茶，先請大家來評評這個理。」

可是，任平珊沒有來。

「阿么氣得連臉也脹紅了，青筋在身上冒着，像一條條的蚯蚓。他一拳擊在那桌子上，罵：

「姓任的，你好，你好！」

過了幾天，任平珊果然被一個高個子在腰上面打了一過，拳頭，吐了一堆紅，倒下去了。

而且，衙門裏有傳票來，要人！

「小好漢們如烏鴉一樣飛散，各人躲在屋裏，且挨着父親同母親的咒罵。」

只有少雄一個人是可憐父親，他親切地望着那個瘦弱

的身體，聽着母親的嚎哭。他懂得將有一個災難壓在頭上來。

他們沒有了主意。母親是個好人，她生活在世界上，除了吃飯，他不能多做一點什麼，也不能多懂得一點什麼。她儘哭着。

然而，外面又哄來嘈雜的聲音，一個女人直闖了進來，且不住罵：

「姓任的，你家有姐姐妹妹嗎？有姑子嗎？爲什麼不找你自己姐姐妹妹……」

「少雄聽見是那李寡婦的喉嚨，他突然自己本能地說了一句：「壞了！」那高大身體便不由顫抖起來，一股冰冷從頂門直貫到腳板心。」



流 浪 詩 人

洪 溜

蓬亂着滿頭黑髮，
穿一身襤褸衣裳，

終年負着那破舊的行囊，

向四方尋找希望。

他走着，唱着自己的歌：

「讓流水記載我的年華，

流穿了山石又養活鮮花！」

（沒有人間起他

從何處來，流浪人！

此後要走向何方？）

半夜里他把行囊打開，

行囊里有什麼？沒有什麼，

他自己的生命的記載：

「一半點享受都是用血汗換來，

在困窮的途上從不想徘徊，

永遠帶着個會心的微笑，

沒有閒愁，放開了脚步走，

走！走遍了天涯。……

天涯便是我永久的家，

誰能說我常在颺流！

「從不問希望的影子離自己多

遠！

追過平野，追過江河，

趕上山，又趕上高原；

困在荊棘的叢林，

——血滴滴下了一地花影！

但苦痛却添造了我的勇敢，

忘却四肢的困倦，

踏遍關山不嘆「行路難！」

如今他似乎已嫌這行囊輕，

遂睜大了兩眼四下搜尋，

（這時的日記上添了幾行大字：

要搜取天下所有的珍奇，

更大的愛，

更大的勇敢，

更大的智慧，……

像一個大海必須容多量的水。）

他搜尋着，搜尋着……

踏上更艱難的途程，

不再唱自己的歌。

而現在，他得到了歷史的殘篇，

每日歌腳時就展開觀看，
 從這兒他認識了國家，
 認識了民族，
 知道自己是炎皇的子孫，
 （炎皇曾有過無比的光榮，
 炎皇的子孫不應該自甘沉淪！
 於是他再放下書本，看
 社會的醜態，人民的痛苦，
 災荒年更遭逢兵亂，
 許多人骨肉流離，
 老的輾轉死了，
 少的向都市逃，
 肥沃的田疇變了荒地。
 這責任是誰的？他知道，
 他有一切的經驗，
 他到過人間的天堂，
 到過人間地獄，
 你不能忍受的他都會忍受。

現在，他正揮走着瘋狂的筆，
 從筆下判定美惡，

安排了一切的命運：

花的開放，草的青，葉的凋落！

江水的狂濤永唱着壯歌，

靜夜里，明月的投影太多情！

滿天的星，一顆心有一閃光；

地下的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力量！

帝國們有着飛機和大炮，

弱小的民族却也有白亮的刀。

（聽！戰場上早吹了衝鋒號！）

他更描出了這世界的變：

獅子酣睡在園中，做着夢，

小猴子跳上了身，

撥弄着，流一地血，

從此炎皇的後裔更沒有平安；

從此炎皇的後裔却有了勇敢！

他更描出了春的和暖 and 冬的威

寒；

評的心險惡，誰的心和善？

分出淫蕩的婦人和堅貞的少女，

誰是那純潔的，罪惡的？

誰是英雄，傀儡或漢奸？

於是他自命爲「流浪詩人」，

要喚醒同胞們沉酣的夢，

讓中華的民族從筆下再度投生！

你瞧！他又負起了行囊，

一步步向前走，朝着永恆的方

向。

唱着歌，唱着歌：

「用神箭射東海日落，

要收回祖國的山河。

翻身一跳，腳際着天，

兩手抓住了地球不讓旋轉！」



夏次巴德

陳 濤

西方的落日正燦爛曲線地交織了一些金紅的閃光在廣漠的天邊；我站立在窗前，對這湧起無名的力量的大自然的美景，彷彿有一個無窮的完全快樂佔有了我。我是如何靜寂地呆立着，沒有言語，甚至害怕一點小的動作也將擊破這美滿的空氣！

於是，沉默使我淪入了深思，許多雜亂的思想動蕩地橫過了我的心。

忽然，一陣嘈雜的呼喊聲驚醒了我，街道的左邊擁來了一羣跳躍的孩子；在孩子們中間有一個顛頭着的老人，那步走的姿態，一瞧就知道這老人的神經是有些兒錯亂了。他慢慢地走到我窗口的下邊，靠在一顆密羅松樹上。

而觀看來似乎非常蒼老，憂悵。兩道粗黑的濃眉配襯着閃動在那些嬉笑的孩子們身上的瘋狂的眼光，嘴唇微微抽動着，顯然是很餓餓了。

我的小小的心靈並沒有因他的出現而感動。過去許多瘋子的事實告訴我：他們慣會虛偽地美飾他們的人生，或者在自己的極小的「我」中去苟安，這意識化成了我的諷笑。

「娜耶！」那充滿了渴望悲哀的情調的沙啞的聲音收斂了我的笑容。「我不能忘掉您，當我記起您的犧牲！您的凌辱的時候！……。」

憤怒的火燃燒了他，他向虛空伸起了他的拳頭，這動作的真摯使我的心情一刻又跌入了陰鬱的迷茫裏。我的眼前為這聲音展露了一些血淚的幻景。

好奇鼓起了我的勇氣，我向他叫着：

「日安，老先生！你過得適意嗎？」

「唔！」他抬起了頭，然而面部却漾動起一個憎厭的表情，我知道他錯認我為一個壞孩子了，事實上每一個孩子對於瘋子都是取玩笑態度的。

他緩慢地拖起脚步，向一所公墓的園地走去。然而，這印象的加強却使我用情感的顏色繪出了他憂鬱的生命以內在的精靈與充實；我相信他的命運一定埋藏着一個絕大的陰影，我必需要聆聽它而且了解它。

我知道他是餓了的，從食櫃裡拿了一些麵包，不等別人看見我，阻止我，早就跑到了街上。

我走進了公墓，一陣陣的香氣，吹着初春的氣息。墓

遺旁的一些丁香都含着笑地輕柔的顫動，樹林的翠幹在灰茫的天空作出峨特式的弧的圖案。他坐在碧綠的野草上，手裡拿着一朵枯了的丁香在作証。小孩子們不知什麼時候都走了。

「老先生，你以為我是一個壞孩子麼？想，那是錯誤的。」

我把帶來的食品給了他，他接着，甚至不相信他的眼睛那樣瞇着我。

很快地他吃完了我給他的東西，這才臉上綴上了一個笑影。這笑影彷彿燭照了他靈魂的深處，以及我自己的靈魂。

「先生，可以給我知道你的姓名麼？」

他微微點了點頭，「謝謝你，好孩子…………想不到世界上還有一個孩子來同情我，啊！我真是幸福的了。」

他沉入夢似的氤氳裡那樣地大聲喊着，彷彿又恢復了他的瘋態！然而祇一會，他又鎮靜了。

「孩子，我用不着來告訴你我的姓名，但我可以使您知道我是猶太的一個夏次巴德。」

「夏次巴德嗎？」在我塵封的記憶中跳出了一些悽痛的事跡，那是從關於這族名的許多書籍中看見的。這時，那書中的英勇地掙取着光明的戰士又浮現到我的眼前來。

「就是有個夏次巴德的女子反抗俄國的專門屠殺猶太人的運動叫「坡格隆」而被慘殺的夏次巴德麼？」我從看過了的那些書，深刻在我記憶上的一個慘酷的故事來問他。

這問話中的故事，不容否認地就是他自己的事跡；因為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已經痛哭了起來。傷心的過度使這個老人的身子抖顫得異樣的厲害；他的眼睛展放出空虛與憤怒的光芒，這光芒的掃視，燃燒了我內心的火焰，我忘掉了他是一個瘋子，緊握了他的瘦弱的手，他的悲哀波動了我的感動之泉，我流下了兩滴眼淚。

「不錯，那個女子就是我可憐的娜耶，孩子，她死得多慘！」

「我想，老先生！世界上決沒有那樣不正義的事吧？」
「你沒有人生底一切罪惡事情的觀念，孩子！你太年輕了，你太純潔了。」

我低下了頭，我為他的話語感着慚愧。

「假如你不怕我在你心中種下一顆憎恨的種子，把你對於一切事物的美麗的幻念消滅；那末，你願意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麼？我相信這比你所知道的要真實些。」

「當然，老先生！這是我所樂意的。」

「我們有着光榮的祖先！所以在猶太的歷史中滿載着夏次巴德燦爛的過去。」他這樣地開始了敘述，他的身子

完全在一種抖擻中。「這種偉大的光榮的過去，是沒有被我們忘却的，我們始終保存着堅強勇敢的精神，始終為正義光明的行為而掙扎。那時在俄國，發生了一種專門屠殺猶太人的運動，叫「坡格隆」你是知道的，這種組織的發明，是沙皇用以緩和人民對內不滿的運動。從此以後，我們猶太人不但為全世界所輕賤，而且在「坡格隆」的勢力下也就無理由地被殺戮了。……」

他抖擻得幾乎不能支持了！在他的敘述中他彷彿沉入了回憶的悲慘裡，忘掉了眼前的一切。

「你不能安靜一點麼？老先生！想來你會允許我的要求的。」

「謝謝你！我是應當接受你的要求與安慰。」他竭力壓制着他的悲憤，這一傾刻間他的兩眼變得惡祥地注視着我。然而，在凝視中他忽然又歇斯底里地叫了起來：

「真的有一個孩子來同情我麼？那末，我是並不孤寂了！」

「我願意使你在心中沒有孤寂！」
我這樣回答他，果然使他安靜了。

「聽着，孩子！那時候我就想給我無辜地被殺戮的同胞復仇！可是我的志願還沒有達到，一個大的恥辱却降臨到我未婚妻娜耶的身上。在某一天偶然的下午，我路過她的門口，我聽得娜耶大聲地呼喊，接着從窗口飛出了一個

花瓶。這花瓶給了我一個很鮮明的暗示，我知道這是娜耶心愛的東西，為什麼以她心愛的東西來投擲呢？這感覺的意識使我憤怒得胸膛幾乎要開裂。待我進去時，果然「坡格隆」的主持者柏魯特拉把娜耶捆縛在床上，正要撕她的衣褲。她已經是力竭了，只悲痛地等那野獸的凌辱來奪去她處女的真操。我耳內充滿了那野獸的大笑，這笑聲打死了我身體中每一個細胞，我不顧一切地拿出了我祖先光榮的遺留物——手槍，他驚覺了有人來刺殺他，連忙把身子一閃，這樣，我的射擊落了空，於是他乘機逃出了娜耶的屋子。我知道他逃去後，必定要來報復的，我抱着娜耶從後門跑回了家，她這才從昏迷中醒了轉來，好像經過了一場惡夢地用她美麗的眼光懷疑地巡視着四週，最後看着我，才悲哀地哭了起來，她說着那野獸凌辱她的經過，幸而我去了救了她，不然她一定會被那野獸強姦的；她請我原諒，又說她雖是個弱女，可是她永遠不會忘掉我們夏次巴德的光榮……並且熱情地給了我一個長吻！

「我們暗地裡偵探那一般野獸的踪跡，我們希望着以我們的正義的犧牲來換取他們的毀滅。然而，在事實上却不能允許我們，他們反而更加猖狂，那種殘酷的態度竟超出了我們的想像，某等村中他們舉着屠殺我們善良的同胞的頭顱為多寡的比賽會，是那樣無人道地歡狂！」

「某一深夜裡，我從睡夢中醒來，忽然發覺娜耶已

經不在她的床上了；我捻亮了燈，在桌上她留了一張紙條說：她爲了夏次巴德的光榮，決計以生命去犧牲。這使我漸愧極了；我知道她一定是到我們昨天秘密找着的柏魯特拉的住宅去了；然而，一個弱女子，怎能敵得過那般野獸呢？我感到太大的搖憾，一逕跑了出來，在柏魯特拉的門口聽得一陣陣狂哭的聲音，我知道事情不好，在憤怒中，在悲哀中，我的頭突然加重了；我不知生和死地衝進屋裡，她已經是赤裸裸地躺在地上，受着柏魯特拉的凌辱，旁邊站着幾個俄國軍官，狂笑着看着他的行動。這時，痛苦撕裂着我的心，我的眼睛幾乎被憤火燒焦，我與那一般野獸死鬥着，然而，在不久後，我是昏痛得躺在血泊中……

「待我醒來後！我是被縛在柱子上；我可憐娜耶，活活地被他們凌辱死了！她死去的難看的痛楚的表情，使我發了瘋。我罵着那一般狠心的野獸，他們却更加地在我娜耶身上凌辱，我憤怒得又昏了過去！」

「我以爲他們會給我一刀，或一槍來了結我無盡的憤怒，然而他們並不這樣。他們祇是把我可憐的娜耶侮辱在我眼前。我咒詛上帝，沒有公理，沒有正義，這世界難道永遠是強暴者的所有物？」

「我哭我無助，我望着可憐的娜耶，我望着她赤裸裸的身子，她微凸的乳房，她……我沒有眼淚，我的眼淚已經流完了，過度的悲哀使我狂笑。」

「於是，他們說我瘋了，却並不殺我，把我與娜耶的

尸體拋在野外，這樣，他們以爲可以延長我的痛苦，使我的心在磨難中活着！」

「我依然熱烈地緊依着她冷冰的身子，然而，這種溫暖的給予在數日後也成了不可能了。她的身子漸漸的起了腐化作用，我是不得不把她埋在黃土裡。在悲痛絕望的時候，我發誓要爲她復仇。我離開了那裡，我並不是怕他們。我是覺得我一人是無濟於事的；然而，當我走遍了天下，過了二十多年的恐怖生活；看見的是一些奴隸，聽見的一些求饒的聲音，沒有一個爲正義而犧牲的同志！他們情願像羊兒溫順地送到虎狼的口中，而沒有一聲怨言，我不知道這一般奴隸有沒有靈魂……」

他的敘述購買了我不少的眼淚，我從他蒼白的臉上，發生了無盡的悲哀，憤怒！

他並沒有哭，也許沒有了眼淚，只是大聲的狂笑。

「好孩子，您不但給我物質上的幫助，而且使我精神上感到幸福。這世界上，我居然得到了個孩子的同情。」

呵！願上帝祝福您！——他輕輕地撫着我的頭髮，又以他冰冷而抖顫的嘴唇吻了一下我的手，於是，他走了。

我迷茫地望着他的背影消失於凋殘的暮光中；黃昏漸近失去，使夜空更暗昧而更廣漠起來。公墓裡的樹葉和青草朦朧地動搖着；一陣溫柔而芬芳的微風吹過墓碑，輕弱得有如一聲嘆息。

「沒有一個爲正義而犧牲的同志！」這句話彷彿又响在我的耳邊；我抬起了頭，遠遠望着穹天，在那兒正閃着初明的蒼白的星。



兩種書呆子

鮮于蘭茸

孔二先生說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大概是他「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後的經驗談，思而不學的人，除了像達摩那樣得天獨厚，而壁十年絕對得不了道，王陽明對着竹子想明日格物的道理，格了幾天仍舊格不出來，只好往書本上去找，這到算是他睡覺的，否則定會格出神經病來，至如後面一種「學而不思的人」，我想要用白話去翻牠，只好說是「書呆子」了。

「書呆子」三字是可作好壞兩方面解釋的，壞的解釋呆（普通說書呆子都沒有讚美的意思的）便是一條蠢魚，英文的 Book-worm 一字，可作「蠢魚」解，也可作「書呆子」解，這正好講書呆子便是蠢魚，他只將書生吞活剝地吃了下去，於是肚子內充滿夾生的不易消化的，或亂七八糟毫無系統的東西，不能排泄，無法整理，更無從借這些來產生新的東西，原因是他沒有想去讀，讀了後又沒有想，所以一個字由眼睛看進去，儲蓄在腦子中，便永遠如閉的銀行一樣無從拿出來，所以這是讀的死書，勢必死於讀書的。

讀書的目的，不管是明理也好，著書立說也好，爭取

功名也好，致諸實用也好，總為的是要利用牠，把牠當作機械，書呆子這樣讀法，自己到成了機械，被書利用了。

這一種壞的解釋的「書呆子」三字中「呆」字是形容詞，「呆」者「死」也，書呆子就是讀死書的人，至若將書呆子作好的解釋，呆字却是副詞，訓作「癡呆地」，書呆子就是「讀書讀的像有些發呆的人」，這一種人却不是壞的，讀書讀到這時，已經到了「發憤忘食」的程度，他從書本上，自然中探求真理，一再苦思，專心致志，所以外表看來有些像癡呆，其實他腦子比別人靈活的多呢。

謂余不信，舉幾個例試試看：蘇秦讀太公陰符經，以錐刺股；董仲舒讀書，三年不向花園中瞷一下，都不像有些呆麼，然而一個後來佩六國相印，成了闊人，一個却成了西漢的經學家和散文家，各遂其志，都有了成就，可是三字經內與「錐刺股」齊名的那位「頭懸梁」的孫先生，到後來似乎湮沒無聞，是啥緣故呢？據我猜想，大概是每夜都將腦袋硬向上扯兩下，因此神經受傷吧。

第一種的書呆子，是一餐吃上七八碗飯，不問是否消化不消化的吃下去，吃後也不去回味一下，第二種的書呆

子，却是將飯慢慢咀嚼，想嚼出牠的精髓來，一餐飯遂得吃上四五個鐘頭，彷彿有些異樣，然而不是異樣的吃法，便沒有異樣的成功。

恭維人書讀的多，我們常說「學富五車」「讀書破萬卷」，這很有道理的，為什麼不「學富五水缸」「學富五桶」呢？因為「桶」「水缸」是死的，車子是活的，恭維他讀的活書多而不是死書多，（五車原是由莊子「惠施多方，其富五車」而來，然而這同我的話無關），為什麼是不「讀書破萬卷」而「獨要讀書破萬卷」呢？因為讀了萬卷書，却未見得其讀了進去，「讀書破萬卷」却是說他將萬卷書裡的道理，都明白了，就像征服了他們，擊破了牠們秘密的難關一樣，這成語注意的字，就在「破」字，否則如說「讀書萬卷」，則

編者 輯後記

新文學運動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要使這個正在萌芽生氣勃勃的園地裡，不長一根雜草，不見一個害虫，這是很緊要的工作；凡是從事文學的人們，都應該負責這淨化工作的責任。這期所載「揭起文藝界淨化的旗幟」一文，可說是淨化工作的開始，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竹均先生的「朱仙鎮」一文，讀後令人痛感，凡是漢奸是應該殺無赦的！在這國難期間，每一個國民，都要注意於「除奸」的工作。

在目前這個社會裡，所謂朋友也者，無非是利害的結合而已，在可能的範圍內，彼此幫忙是可以的，若是舍己為友，真正具有義氣的，那是很難有的事，本期馬耘砂先生的「前塵」一文，就是敘述一個青年為朋友解圍而將自己的學費捨去，故事內容令人非常感動！並據作者云：這並不僅是一篇小說，而是有着事實，我希望每個讀者都能做這故事中的青年。

夢石先生的「任平理」一文，是一篇很好的作品，希望讀者注意。

再本期的詩和散文，有着充實的內容和純熟的技巧，尤其是散文，值得向讀者介紹。

真義不見是恭維了。「腹笥」也常用以恭維人淵博書讀的多的，語原於後漢邊韶自贊為「腹便便，五經笥」，然而我看也不大妥的，笥是書箱子，肚子裝着一個書箱子，倘使上了鎖打不開，恐亦會被蠶魚吃乾淨，沒什麼用處的。

其實讀書原自有幾分呆氣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攻無涯，倘使不呆裡呆氣幹下去（按即委員長所謂硬幹），那能讀出書來？蘇軾謂「我被聰明誤一生」，聰明之所以被聰明誤者，因為沒有帶上幾分呆氣！——雖然我看東坡並未被聰明所誤。

且也，豈徒讀書要呆，幹什麼事情都要呆，才有效果，故我於希望讀者做第二種書呆子之餘，還希望讀者做一個「事業呆子」。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來稿關於發揚民族精神提倡中國固有道德之文藝作品無論小說，詩歌，戲劇散文，論著，譯述以及國內外民族英雄之傳記史實等，均所歡迎
- 二、來稿長短不拘，以語體文為主，論著間亦採用文言，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三、譯稿須將原書及著作人名出版日期等，詳細註明。
- 四、投稿者，須開具真姓名地址以便通信。
- 五、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有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六、本刊對來稿有修改權，如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七、來稿經揭載後，未聲明不受稿費者每千字酌致酬金二元至五元
- 八、來稿請寄漢口咸安坊啓昌里三號或武昌礄之洞路二十三號收

價目表

每半月出版一冊	逢二十六日出版	每卷十二冊	每年二卷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冊	一角三分	國內及日本南洋一帶國外
預定半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內六角二元
預定全年	廿四冊	二元二角	內一元二角四元

奔濤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王亞明
 主編 王亞明
 編輯 魏詔蓁
 出版者 武漢奔濤半月刊社
 總經理者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經售者 漢口湖北街 華中圖書公司
 印刷者 武漢印書館

地址：漢口府北一路
 電話：二二九五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每期刊費	
		全面	半面
優等	封面封底內外	四十元	二十元
上等	目錄版權前後	二十元	十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十元	五元

廣告如用彩色價目另議

武漢日報

華 唯 大
中 一 報

具 有 十 大 特 色

公正社評
學者專論
各種副刊
翔實電訊
名家小說
正確商情
精美畫報
編排新穎
印刷明晰
寄遞敏捷

社

址 漢口江漢路四八六號

無有

線電報掛號
七八二五號
一七八二五號

電 話

社長室 二四七四八號

編輯部 二一一一五號

會計課 二二一三三號
發行課 二二一三三號
廣告課 二二一三三號